

古
微
堂
集

古微堂外集卷三

邵陽魏源著

皇朝經世文編敍代賀方伯

事必本夫心。駟一也。文見於朱者千萬如一。有璽籀篆而朱鳥跡者乎。有朱籀篆而璽鳥跡者乎。然無星之秤。不可以程物。故輕重生權衡。非權衡生輕重。善言心者必有驗于事矣。法必本於人。轉五寸之轂。引重致千里。莫御之跬步不前。然特目巧。師意匠。般爾不能閉造而出合。善言人者必有資於法矣。今必本夫古。軒撓上之甲子。千歲可坐致焉。然昨歲之歷。今歲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適宜。時瘡近。勢痛切。聖人乘之。神明生焉。經緯起焉。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矣。物必本夫我。然兩物相摩而精者出焉。兩心相質而疑難形焉。兩疑相難而易簡出焉。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又曰。周爰咨度。周爰咨謀。古人不致自恃其心也。如是。古之善入夫人人之心。又善出其人

人之心以自恢其心也如是。切焉。廟焉。委焉。輸焉。善言我者必有乘於物矣。蟠焉。際焉。之謂神。效焉。法焉。之謂事。創之。因之。謂之后。王君公。承之。宣之。謂之大。夫師牧。役智。效能。分事。暨暨。達之天下。謂之府史。胥徒。農工商賈。卒伍。人積人之謂治。治相。嬗成。今古。有洿隆。有敝更。之謂器與道。君公卿士。庶人。推本。今世。前世。道器之洿隆。所由。然以自治。外治。知從。違知參伍。變化之謂學。學爲師長。學爲臣。學爲士。庶者也。格其心。身。國家。天下之物。知奚以正。奚以脩。奚以齊。且治平者也。繩鉞其好惡。教養其喜樂。兵刑其怒哀。暨暨乎經曲。森森乎精微。則遵襲。循守。與創制。同。諷訓。謀議。與施措。同。膠葛。紛紜。至纖至悉。與性命。流行。品物。同。殺諸事。則右史所述。隨諸言。則左史所記。事者。一成而不可易。言則得失。粲矣。遠從。係矣。參伍。具矣。先王以之。備。隱誦。知民務。集羣。慮。研。幾。微。究。中。極。精。極。緝。蠅。不爲。與。博。周。倫。物。不爲。末。元。黃。相。反。不爲。異。規。矩。重。疊。不爲。同。故。鳩。聚。本朝以來。碩公。龐儒。俊士。畸民之言。都若干篇。爲卷。百有二十。爲網。八。爲目。六十有三。言學之屬。六。言治之屬。五。言吏之屬。八。言戶之屬。十有二。言禮之屬。

九。言兵之屬十有二。言刑之屬三。言工之屬九。則總理于邵陽魏君默深。告成于道光六年柔兆闍茂之仲冬也。

明代食兵二政錄敘

以三代之盛而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是以論語監二代。苟卿法後王。而王者必敬前代二王之後。豈非以法制因革損益固前事之師哉。我朝之勝國曰明代。凡中外官制律例賦額兵額。大都因明制而損益之。故其流極變遷得失切劇之故。莫近于明。明中葉以後之主德無足論。論其祖宗朝之制度。異今日者。則莫如大兵大役之派民加賦。末年遂以是亡國。而方其盛時。則亦以此不致別籌國用。舉天下仕進一出于科目。無他途雜乎其間。無色目人分占其間。無論甲乙一第。未有終身不沾一祿者。內而部曹。外而守令。未有需次數年十數年始補一缺者。遇銓選乏人。則輒起廢田間。旋踵錄用。士之得官也易。復官也易。則其視去官也不難。又士自成進士釋褐以後。則不復以聲律點畫爲重。士得以講求有用之學。故中材之士。往往磨厲奮發。危言危行。無所瞻顧。凡

本兵吏部文武之任。徃徃有非常豪傑出乎其間。雖佚君亂政履作。相與維持。匡救而不遽亡。使非四方稅權太監擾其下。主兵太監掣其外。司禮太監神叢阿柄倒其上。則雖偶有大兵大役之加派。民不致亂也。雖有北韃南倭之侵軼。兵不致亡也。是明代之得。在于清仕途培士氣。其失在于大權旁落。而加派練餉門戶黨援。則其變證也。不一歲不虞河患。無一歲不籌河費。前代未之聞焉。江海惟防倭防盜。不防西洋。夷煙蔓宇內。貨幣滲海外。病漕病鹺病吏病民之患。前代未之聞焉。內外既無兩漏卮。仕途又無兩溢竿。無漏卮則國儲財。無溢竿則士儲才。故雖以宗祿土木神僦之耗蠹。中瑋廷杖之摧折。而司農柄兵諸臣。得以隨弊隨治。病患迭出。人材亦迭出。不至有仰屋呼庚之虞。不至有拊髀乏材之嘆。烏乎。治有餘之證。易於治不足之證。明中葉以前之證。其尙有餘乎。有下而無上。厥象水。有上而無下。厥象火。明中葉以後之證。其猶水歟。皇清立國之初。閔民生之困。監勝國之失。首申闡宦重賦之禁。乾隆嘉慶以來。黃河大工。一切發帑。永免力役之征。而且 賜復蠲租之 詔。史不絕書。其重

民食也如是。北隄南倭。燿燿不驚。土司改流。萬里不警。其靖邊患也如是。民生其閭。耳不聞苛政。目不見鋒鏑。而又乾綱親攬。日見羣臣。日日答萬幾。優禮言官。從不知有廷杖詔獄爲何事。其政本肅清。豈獨高出明代萬萬。然而東南之漕運。困於輸將。中外之仕途。困於需滯。沿邊之軍餉。誦于度支者。何哉。黃河無事。歲修數百萬。有事塞決千百萬。無一歲不虞河患。無一歲不籌河費。此前代所無也。夷煙燹宇內。貨幣漏海外。漕巇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無也。士之窮而在下者。自科舉則以聲音話訓相高。達而在上者。翰林則以書藝工敏。部曹則以胥史案例爲才。舉天下人才盡出于無用之一途。此前代所無也。其他宗祿之繁。養兵之費。亦與前世相出入。是以節用愛民。同符三代。而天下事忠常出于所備之外。立乎今日以指往昔。異同黑白。病藥相發。亦一代得失之林哉。少游京師。好杏掌故。曾以道光五載爲江蘇賀方伯輯皇朝經世文編。繼又念今昔病藥之相沿。常以對治而益著。爰復仿宋臣鑑唐漢臣過秦之誼。故集有明三百年文章論議言食政之類十有三。曰理財。曰養民。

曰賦役。曰稅課。曰屯政。曰倉儲。曰荒政。曰鹽法。曰宗祿。曰水利。曰運河。曰河防。兵政之類二十有四。曰兵制。曰京營。曰親軍召募。曰戰車。曰屯餉。曰茶馬。曰防守九邊形勢。曰薊鎮宣大邊防。曰遼東邊防。曰西番。曰西南土司。曰朝鮮禦倭。曰款貢。曰盜賊。凡爲卷七十有八。勞臣盡士蒿憂魂晝。粲矣具矣。若夫議禮之衆訟。刑獄之匡救。於今無涉。概不旁錄。其遼東邊防事關敵忌。可酌改而不必諱言。則有。欽定明史舊例在。有。純皇帝褒熊廷弼及贈諡殉節諸臣之。詔書在。

聖武記敘

荆楚以南有積感之民焉。距生於乾隆征楚苗之前一歲中。更嘉慶征教匪。征海寇之歲。迄十八載。畿輔靖賊之歲。始貢京師。又迄道光征回疆之歲。始筮仕京師。京師掌故海也。得借觀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說。於是我生以後數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訖。國初數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因以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息之本末。晚僑江淮海。

警。賊。忽。軍。問。沓。至。愾。然。觸。其。中。之。所。積。乃。盡。發。其。櫝。藏。排。比。經。緯。馳。騁。往。復。先
取。其。涉。兵。事。及。所。論。議。若。千。篇。爲。十。有。四。卷。統。四。十。餘。萬。言。告。成。于。海。夷。就。款
江。甯。之。月。乃。敬。叙。其。端。曰。天。地。以。五。行。戰。陰。陽。聖。人。飭。五。官。則。戰。勝。于。廟。堂。戰
勝。廟。堂。者。如。之。何。曰。聖。清。尙。矣。請。言。聖。清。以。前。之。世。今。夫。財。用。不。足。
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于。海。外。國。非。羸。令。不。行。于。境。內。之。謂。羸。故。先
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遑。志。於。四。夷。而。憂。不。遑。志。於。四。境。官。無。不。材。
則。國。楨。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楨。富。柄。強。則。以。之。詰。奸。奸。不。處。以。之。治。財。財。不
盡。以。之。蒐。器。器。不。窳。以。之。練。士。士。無。虛。伍。如。是。何。患。於。四。夷。何。憂。乎。禦。侮。斯。之
謂。折。衝。于。尊。俎。嘗。觀。周。漢。唐。宋。金。元。明。之。中。葉。矣。瞻。其。闕。夫。豈。無。懸。令。詢。其。廷
夫。豈。無。充。位。人。見。其。令。雷。行。於。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階。闈。也。人。見。其。材。雲。布
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稿。伏。于。溝。莽。也。無。一。政。能。申。軍。法。則。佚。民。玩。無。一。材。
堪。充。軍。吏。則。敖。民。狂。無。一。事。非。耗。軍。實。則。四。民。皆。荒。佚。民。玩。則。費。筮。不。能。令。一
羊。敖。民。狂。則。螫。雷。不。能。破。一。牆。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捐。於。堂。明。日。觴。于。隍。後。日。

臆于藏以節制。輕桓文以富強。歸管商以火烈。金肅議成。湯奚必更問其勝負。於疆場矣。記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昔帝王處蒙業久安之世。當渙汗大號之日。必毅然以軍令飾天下之人心。皇然以軍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進則軍政修。人心肅則國威道。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強。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來王。是之謂戰勝于廟堂。是以後聖師前聖。後王師前王。師前聖前王。莫近于我。烈祖神宗矣。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用敢拜手稽首作聖武記。

海國圖志敘

海國圖志六十卷。何所據。一據前兩廣總督林尙書所譯西夷之四洲志。再據歷代史志及明以來島志及近日夷圖夷語。鈎稽貫串。創榛闢莽。前驅先路。大都東南洋西南洋增於原書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於原書者十之六。又圖以經之。表以緯之。博參羣議以發揮之。何以異於昔人海圖之書。

曰。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也。是書何以作。曰。爲以夷攻夷而作。爲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故同一禦敵。而知其形與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敵。而知其情與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馭外夷者。諷以敵形。形同几席。諷以敵情。情同寢饋。然則執此書。即可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機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無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積患。人心之積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煙販煙之莠民。故君子讀雲漢車攻。先于常武。江漢而知二雅。詩人之所發憤。玩卦爻。內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憂憤。與憂天道。所以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遠寐而之覺也。人才所以革虛而之實也。昔準噶爾跳踉於康熙。雍正之兩朝。而電掃於乾隆之中葉。夷煙流毒。罪萬準夷。吾

皇仁勦上符

列祖

天時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無期。何患奮武之無會。此凡有血氣者所宜憤排。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講畫也。去僞。去飾。去畏。難。去養。癩。去營。窟。則人心

之寐。患祛其一。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艾三年而蓄之。綱臨淵而結之。母馮河。母蠶餅。則人材之虛患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虛患去而風雷行。傳曰。孰荒於門。孰治於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敘海國圖志。

以守爲攻。以守爲款。用夷制夷。疇司厥楹。述籌海篇第一。

縱三千年。闢九萬里。經之緯之。左圖右史。述各國沿革圖第二。

夷教夷煙。母能入界。嗟我屬藩。尙堪敵愾。志東南洋海岸各國第三。

呂宋瓜哇。嶼埗日本。或噉或駝。前車不遠。志東南洋各島第四。

教閱三更。地割五竺。鵲巢鳩居。爲震且毒。述西南洋五印度第五。

維督與黔。地遼疆闊。役使前驅。疇詎海客。述小西洋利未亞第六。

大秦海西。諸戎所巢。維利維威。實懷泮鴉。述大西洋歐羅巴各國第七。

尾東首西。北盡冰溟。近交遠攻。陸戰之鄰。述北洋俄羅斯國第八。

勁悍英寇。恪拱中原。遠交近攻。水戰之援。述外大洋彌利堅第九。

人各本天。教綱於聖。離合紛紜。有條不紊。述西洋各國教門表第十。

萬里一朔。莫如中華。不聯之聯。大食歐巴。述中國西洋紀年表第十一。
中麻資西。西麻異中。民時所授。我握其宗。述中國西麻異同表第十二。
兵先地利。豈間遐荒。聚米畫沙。戰勝廟堂。述國地總論第十三。
雖有地利。不如人和。奇正正奇。力少謀多。述籌夷章條第十四。
知己知彼。可款可戰。匪證奚方。孰醫瞑眩。述夷情備采第十五。
水國恃舟。猶陸恃堞。長技不師。風濤誰禦。述戰艦條議第十六。
五行相克。金火斯烈。雷奮地中。攻守一轍。述火器火攻條議第十七。
軌文匪同。貨幣斯同。神奇利用。蓋彰明聰。述器藝貨幣第十八。
原刻僅五十卷。嗣增補爲六十卷。道光二十七載增爲百卷。聖刻于揚州。
仍其原敘。不復追改。

擬進呈元史新編序

臣源言。伏聞天不變道亦不變。國可滅史不可亡。粵稽典謨三五之年。春秋所
紀二百餘歲之事。自周漢至明二十三史之編。事匪一端。迹多殊軌。元有天下。

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靡過於漢唐。自塞外三帝。中原七帝。皆英武踴立。無一童昏暴繆之主。而又內無宮闈奄宦之蠱。外無苛政強臣夷狄之擾。又有四怯薛之子孫。世爲良相輔政。與國同休。其肅清寬厚。亦過於漢唐。而未造一朝。偶爾失馭。曾未至幽厲桓靈之甚。遂至魚爛河潰。不可救者。何哉。禮運言三代之治天下也。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公則胡越一家。不公則肝膽楚越。古聖人以紱冕當天之喜。斧鉞當天之怒。命討威福。一奉天道出之。而不敢私焉。明人承元之後。每論元代之弊。皆由內北國而疎中園。內北人而外漢人。南人。事爲之制。曲爲之坊。以言用人。則臺省要官。皆北人據之。漢人南人。百無一二。其破格知遇者。官至集賢翰林院大學士而止。從無入相秉樞之事。乃稽之元史紀傳。殊不盡然。太祖龍興。卽以耶律楚材爲丞相。太宗則劉秉忠主機要。而漢相數人副之。憲宗世祖。則史天澤廉希憲姚樞許衡竇默諸理學名儒。皆預機密。朝夕左右。卽姚口後。雖以事誅。而史言有元一代紀綱。多其所立。則亦非以漢人爲不可用。而末年至正中賀太平。尙以漢相負中外望。惟是中

葉以後。臺省官長。多其國人。及其判署。不諳文義。弄璣伏獵。不得已始取漢人。南人以爲之佐。至於末造。中書政以賄成。臺憲官皆議價。以得出而分巡。覲漁獵以償債帥。不復知紀綱廉恥爲何物。至於進士科舉。罷自國初。中葉屢舉屢輟。動爲色目人所掎摭。順帝末年。始一大舉行。而國將亡矣。兼之中原財賦。耗於僧寺佛寺者十之三。耗於藩封勳戚者十之二。是以膏澤之潤。罕及於南。滲漉之恩。悉歸於北。界鴻溝於大宅。自以爲得親邇。疏遯之道。致韓山童僞檄。有貧極江南富歸塞北之斥。天道循環。物極必反。不及百年。向之畸重於北者。終復盡歸於南。乘除勝負。理勢固然哉。且元恃其取天下之易。既定江南。并大理。遂欲包有六合。日本瓜哇。皆覆海師於數萬里之外。又不思中原形勢。外置嶺北嶺西阿母河諸行省。動輒疆域數千里。馬行八九十日方至。內置江浙湖廣各行省。舉唐宋分道分路之制。盡蕩覆之。旁通廣闊。務爲侈闊。鞭長駕遠。控馭不及。於是海都乃顏諸王叛於北。安南緬甸八百諸蠻叛於南。窮年遠討。虛敝中國。如外疆中乾之人。軀幹隳然。一朝瘞木。於是河潰於北。漕梗於南。兵起於

東。大盜則一招再招。官至極品。空名宣勅。逢人卽授。屯裔各賞於未熾之初。而曲奉驕子於燎原之後。人心愈渙。天命靡常。二三豪傑。魁壘忠義之士。亦冥冥中輒自相蚌鷸。潛被顛倒。而莫爲之所。若天意若人事焉。烏乎。孰使然哉。人知元史成於明初。諸臣潦草之手。不知其戰籍。事故之荒陋。疏舛。諱莫如深者。皆元人自取之。兵籍之多寡。非勳戚典樞密之臣。一二預知外。無一人能知其數者。拖布赤顏一書。譯言聖武開天記。紀開國武功。自當宣付史館。乃中葉修太祖實錄。請之而不肯出。天歷修經世大典。再請之而不肯出。故元史國初三朝本紀。顛倒重複。僅據傳聞。國初平定部落數萬里。如墮雲霧。而經世大典。於西北藩封之疆域。祿籍兵馬。皆僅虛列篇名。以金匱石室進呈乙覽之書。而視同陰謀深閉。固拒若是。又何怪文獻無徵之後人哉。是以疆域雖廣。與無疆同。武功雖雄。與無武同。加以明人舊史。不諳翻譯。遂至一人重出數傳。而元勳反無姓名。順帝末年事。全鈔吏牘。如塗塗附。爲從來未有之穢史。近人如邵遠平之元史類編。徒襲鄭樵通志之重儻。分天王宰輔侍從庶官忠節文翰雜行等類。

甚以靡爛之忠勳。列入雜行。又有紀傳。無表志。因據志入傳。又多采制冊入紀。多采書序入傳。林又多采元典章吏牒之書。以充卷帙。皆不登大雅。甚至本紀直以世祖爲始。而太祖太宗憲宗三朝。平漠北。平西域。平金平蜀之功。不載一字。更舊史之不如。至近臣錢大昕重脩之本。亦僅成氏族志經籍志。餘並無業。臣源於脩海國圖志之餘。得英夷所述五印度俄羅斯元裔之始末。根觸舊史。復廢日力於斯。旁搜四庫中元代文集數百種。及元秘史。芟其蕪。整其亂。補其漏。正其誣。闢其幽。文其野。討論參酌。數年於斯。始有脫藁。烏乎。前事者後事之師。元起塞外。有中原。遠非遼金之比。其始終得失。固百代之殷鑒也哉。

元史大理傳敘

顧祖禹方輿紀要。謂歷代行軍地利皆有格式。惟蒙古之兵。任臆出奇。出沒不測。爲從古所未有。蓋指大理之役言也。元憲宗兵頓合州之釣魚山。一戰不下。乃思遠出西蜀上游。遂令皇弟忽必烈遠烏斯藏。穿蠶叢數千里而至大理。士馬死者十餘萬。然皇弟兩次皆由大理反。以未能遂夾攻之效。雖留烏良合台

在後。遶至湖南。而已屬強弩之末。此其即位後。卽遣國信使郝經渡江。往聘者。亦誠見其難也。遇賈似道。幽信使于篋。徵經年不報。于是世祖怒。用劉整之謀。舍蜀而攻襄陽。圍奪其咽喉。呂文煥固守力戰三載。賈似道不遣一旅之援。文煥力竭始降。使似道親赴襄陽。內外援應。不知世祖又將何以制之。吾以爲憲宗之攻蜀。東川西川已皆爲元有。區區一合州釣魚山不下。何阻於大事。曷不斂內江外江之船。乘春水直出巫峽。攻鄂攻金陵。直走吳越。則不待師抵錢唐而杭州失矣。烏用合州之蚌鵝相持哉。襄陽之城不下。何不舍之而赴上游漢中。造船直下。過襄陽不攻。直出漢陽。順長江而下。則亦破竹之勢。勝襄陽之頓兵老師。其巧拙勞佚天淵矣。更有奇于是者。日本瓜哇之役。均爲孟浪。自取顛沛。至元兵攻襄陽時。宋人金履祥曾上書獻海道圍並策。請以重兵由四明出海。直抵天津。檣燕雲。則襄樊之圍自解。似道不報。及伯顏下臨安。收圖籍。得此圖及策。乃奏籌海運。招海盜張清朱瑄。封以二侯。專主其事。由海運歷年益增益多。運漕至三百萬。是天津之至吳越。海道直捷。苟當其未破襄陽之前。聞執

使之信。卽以其征日本瓜哇之力。移海艘數十艦。由天津直抵江東。一由揚子江直取江陵。一由錢唐江直趨臨安。豈非天降之師事半而功百哉。此之謂奇師。視大理日本之役何如耶。故顧祖禹所謂元人用兵之奇。不知皆拙謀下策也。

關中形勢論

樹山全氏作諸葛武侯入蜀論。謂爲先主孔明計。當棄荊州而圖長安。乃使前將軍日夜結怨于吳。且宛城之內。應已平。張遼之援兵已至。卽無陸遜亦敗而歸也。况卽使得荆襄。不若得長安之一郡一縣。其論高而識卓矣。雖然。長安之一郡一縣。亦何足得哉。凡欲守關中者。必先守潼關。以信陵率五國之師攻秦。秦人固守嶺函。五國之師逡巡而不敢入。自西漢移關之後。潼關之險更勝嶺函。以嶺函縱攻不入。尙有洛陽可爲退步。未若潼關在嶺函關之內。潼關既守。則別出奇兵。由藍田出武關。西塞嶺函。東扼虎牢。使敵坐困于二關之間。進不得進。退不得退。震寶彈丸之地。無糧可徵。不出旬月。三軍飢困。不戰成禽。而長

安洛陽先爲我有矣。乃始既不用魏延子午谷之計。襲取長安。而欲出上游平取隴右。隴右縱可得。何足以制關中哉。其失一。再則屢出祁山。祁山固守。蹈攻城之下策。屢以糧盡而返。不知過城勿攻。直取長安。因糧于敵。其失二。最後乃懲糧運之弊。而屯田渭上。與司馬懿相持。司馬懿雖不敢戰。而長于守。孔明縱不死。蚌鶴相持。何年破賊。用兵之道。地利爲先。從未有不守潼關而能有關中者。宇文泰與高歡相持于夏陽。而潛師先據潼關。擊破寶泰之衆。高歡遂東走。英雄成算。止爭機先。彼哥舒翰孫白谷之出關輒敗者。皆由朝廷中制。不知守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誼。勢非得已。情尙可原。安有位兼將相。進止自由。乃不據形勝。專恃節制。持重爲不敗之計者哉。全子又作曲端論。謂張浚富平之敗。由防兀朮重有渡江之舉。故先出西北空虛之地。以撓之。兀朮千里赴援。富平雖敗。而江左遂以高枕而無憂。烏乎。以四十萬之兵。投虎狼之喙。尙得執干戈衛社稷之名。老成謀國。固若是乎。誠能固守潼關。縱敵入崤函之後。而遣奇兵由藍田出武關。據崤函以斷其歸路。使金兵困守于靈寶之間者。上也。卽不

然敵已入險則爲堅壁清野之策于四十萬衆中選簡練之師十萬使吳璘吳玠劉子羽各將一二萬人守富平華州鳳翔而自以三萬人固守長安深溝高壘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敵攻長安則三城各出勁旅以撓其後敵分攻三城則長安出勁旅以撓其後聲東擊西聲西擊東更番轉戰使疲于奔命窘于糧餉而後合軍大戰以克之順昌之捷不可再見乎奈何以剛愎無謀之將御紀律不嚴之兵一敗塗地中原遂不可復尚不可以服曲端之心更何以對李綱之劾也故顧祖禹設史方輿紀要爲用兵鄉導之要戚繼光練兵紀實紀效新書爲訓練之要有節制而無地利者武侯也無地利而并無節制者張魏公也姑舉關中二事以爲千古兵家之鑒。

王翦符堅論

從來用兵兵多者敗而王翦滅楚獨出于用衆從來客兵利速戰主兵利持重而王翦之兵獨以持重不戰反客爲主謝元灑水之勝又以速戰反主爲客考信陵救趙選兵八萬逐走蒙鰲二十萬之師項羽以楚兵三萬遂破章邯二十

萬之衆。謝元淝水八萬。遂敗苻堅。投鞭斷流之衆。而楚師于秦。屢戰屢敗。一則懷王敗于秦。殺其將唐昧。一則白起以三萬人自蜀攻楚。一戰而燒夷陵。再戰而舉鄢郢。同此秦楚。而李信以二十萬敗于楚。王翦必六十萬乃行。何今昔用衆用寡相胡越哉。魏子曰。此太史公叙述不詳。致後人疑其以六十萬之兵萃于一陣。從古無此兵法。計李信之兵二十萬。與項燕之兵數相當。而以主待客者。主常勝。故李信敗于項燕。白起之役。能破其衆而不能取其國。究以兵數太少之故。王翦老將。以楚地五千里。建國千年。民風慄悍。非一路之師所能吞并。故自將二十萬以當項燕。堅壁不戰。其相持當在壽春國都之地。其餘四十萬之師。必分四路。一由上游巴蜀東下。取湘南長沙。一由襄陽取荊州。一由淮南取廣陵。一由海道取姑蘇。計半載間。江南江北諸城無不下。所有楚之郡邑府庫積貯。無不爲秦兵所有矣。項燕欲救則不敢分兵。欲戰則不能致敵。反主爲客。銳挫氣阻。而後王翦開壘傾壁。一大戰而敗之。項燕走。楚王禽。一舉而滅五千里之國。此兵家萬全之師也。苻堅之師。人以爲敗于衆。不知以萬乘之國。攻

萬乘之兵。非多不能制敵。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假使符堅用王翦故策。自督慕容垂姚萇等以二十萬衆阻灑水堅壁不戰。而符融符丕符登之徒。各將十萬。一由上游取蜀。一趨荊州以羈桓謙。使不得東下。而一軍由廣陵渡江直趨建業。其時重兵大將皆在外。建康空虛。卽謝太傅之才。豈尙能圍棋賭墅以卻敵哉。建業下則謝元桓謙兩軍。聞風奪氣。不戰自潰。況以二十萬衆渡淝而攻八萬哉。項燕之才不下謝元而勝敗異者。以所當之敵。一有節制之王翦。一無節制之符堅也。至于淮陰之用衆。武穆之用少。李廣之用奇。雖有神明于法度之外者。然以李臨淮之才。尙不敢野戰而長于憑城。周亞夫以四十萬軍堅壁不戰。以梁委吳楚。必待奇兵擾其餉道。敵兵飢困。而後一戰成功。千古兵機如出一轍。胸無成算而大勳克建者。未之前聞。

趙汝愚擁立寧宗論

宋孝宗之孝。一代所無。宋光宗悖之不孝。亦一代所無也。孝宗大漸。羣臣皆疏請侍疾。而光宗不視疾。孝宗崩。羣臣疏請執喪。而光宗不成服不執喪。當是時。

人心岌岌。丞相留正拜表而去。趙汝愚以宗室貴戚之卿。遂以皇太后之命及光宗念欲退閒之旨。擁立甯宗。國勢危而復安。可謂功在社稷。而錢詹事大听深不然之。謂汝愚此舉。冒險徼幸。萬一宮中有奉帚出門者。何以禦。幸而不勝。爲秦王從榮。猶可言也。不幸而竟勝。爲公子商臣。不可言也。當此之時。惟有爲留正之去。不可爲汝愚之易君。夫秦王從榮之起兵討武三思也。兵從外入。其敗固宜。彼豈有中宗念欲退閒之旨。豈有皇太后之命乎。情事懸絕。比擬不倫。況以大功已成之後。而設爲萬一不然之詞。例諸篡弒。從古無此論史之法。至汝愚之失計。則不在此。當其擁立也。皆由侂胄傳命往來之力。及事定成後。侂胄不過欲得一節鎮。此一賞功之常。而汝愚不欲居定策之名。故不受擁戴之賞。並約同朝皆不受賞。烏乎。汝愚樞密使也。受賞不受賞。無所加損。韓侂胄閤門使也。而欲其不受賞。得乎。及侂胄用宵小之計。用內批罷彭龜年。而汝愚拒之不見。試思彼能罷龜年。獨不能罷汝愚乎。至是侂胄擅權。一時名望。斥逐殆盡。立慶元黨禁之碑。用蘇師旦開邊釁。幾致亡國。烏乎。有用人之權。有去小人

之力。而優柔不斷以致垂成而敗者。一見於張柬之五王之不去。武三思再見于汝愚之不去。韓侂胄皆忠有餘而智不足也。錢氏不責其駕駛小人之不善。而反責其推戴之不宜。賢人君子進退消長自有定數。而國家受其弊。烏乎可勝歎哉。

書遼太祖事

從古帝王未有能前知者。惟遼太祖阿保機一人。算出千古。夢日墮懷而生。及生室有神光。三月能行。眸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嘗有神人翼衛。卽位五年。居西樓。宿麗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天矯空中。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卽騰空中。天矯而逝。墜於黃龍府之西。已去千五百里。長僅七八尺。其體尙在。金國內庫。元好問夷堅志曰。遼祖神冊五年五月。黑龍見曳刺山陽水上。遼祖馳往三日乃空。而龍尙不去。遼祖射之而斃。龍一角。尾長而尻短。身長五尺。舌長二寸有半。太祖既兼并八部大人爲一部。又於莽城外自立漢城。南征北伐。無不賓服。控弦十餘萬。五年。詔曰。朕既承天命。下統羣生。每有征行。皆奉天意。是

以機謀在己。取舍如神。國令既行。人情大附。可謂大含溟海。內納春山矣。升降有期。去來在我。良籌勝會。自契天人。三年之後。歲在丙戌。時作初秋。必有歸處。然未終兩事。豈負親誠。日月非遙。戒嚴是速。聞詔者皆警懼。不知何意。是日大舉征吐谷渾。黨次阻卜等部。大軍兩路。皇太子率兵攻其南。是爲南院軍。帝御營攻其北。是爲北院軍。八月。次古單于國。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鶻城。皆勒石紀功。庚子。遣騎攻阻卜。次古回紇城。勒石紀功。遣丞相略地西南。丁巳。鑿金河水。取烏山石鞏。致黃河木葉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岳之意。四年。皇太子大元帥堯骨獻黨項俘。三月。饗軍於木葉山。十月。唐以滅梁來告。卽遣使報聘。十二月。詔曰。所謂兩事者。一事已畢。惟渤海世仇未雪。豈宜安駐。乃舉兵親征渤海。以青牛白馬祭天地於馬山。天顯元年正月。拔扶餘城。誅其守將。遣萬騎爲先鋒。破渤海酋禪謹老相之兵。皇太子大元帥南府宰相及南院諸臣是夜共圍忽汗城。己巳。渤海酋禪謹請降。素服繫索牽羊率所部降。上優禮而歸之。詔立渤海郡縣。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以渤海平定。遣使報唐。改渤海國爲東丹國。都忽

汗城。册皇長子東丹王突欲爲人皇王以主之。丁未。高麗濊貊鐵驪靺鞨來貢。三月甲子。祭天。丁卯。幸人皇王官。癸未。宴東丹國僚佐。頒賜有差。是月。唐主李存勗被弒。唐魏王李嗣源嗣立。遣使來告國哀。上曰。聞吾兒自滅梁以後。驕伐泆樂。不恤政事。矜于倡優宵小。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以至於此。吾自聞此言。縱放鷹犬。停止畋獵。以自懲創。不然。幾何不與李家兒等。戊戌。次扶餘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隕於帳前。辛巳。正旦。城上見黃龍繚繞可長一里。光耀奪目。入於行宮。有紫黑氣蔽天。晦日乃散。是日上崩。年五十有五。皇后蕭氏權國政。以兩子問諸大臣。擇立何人。於是東丹王率諸將相同請於太后曰。皇太子大元帥助望在海內。當嗣大統。臣無功於國。不敢承嗣。於是太子德光嗣。是爲太宗。論曰。從古帝王未聞有能前知者。其智如神。千古獨遼太祖一人而已。竄聰明作元后。非天人其孰能與於斯。史言契丹歸後。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囊於地。回圓方正。皆如徧煎。雖去蕞無一枝亂者。克用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不逮也。又嘗合蕃漢生軍爲一營。生軍多不願。思逃而環營有

銅索。索上繫鈴與犬。遇有逃者。雖深夜。鈴動犬鳴。故無一敢逸。此可爲後世行師節制之法。又遼起塞外。宜乎不識漢文。而首立孔子廟。太祖卽親祭孔子。太宗及東丹王兄弟。皆工繪事。勒石能銘。登高能賦。師旅能誓。其材藝有足稱者。每科放進士榜百餘人。故國多文學之士。其史紀表志傳。皆詳明正大。雖在元代前。而遠出元代之上。其姓以耶律爲帝族。蕭爲后族。世世昏姻。非元代無氏族之比。惜乎東丹王從海入唐。賜姓名李贊皇。不令留國中嗣。太宗而立也。又有所謂再生禮者。每遇母后生辰及各帝自己生辰。則前數日行再生禮。其法以木爲几。形如鞍。皇帝解衣冠履襪。散髮袒跽。如赤子。偃俯曲躬而入。左右以繡襪盛而昇之。曰。太子生矣。或曰。哥兒生矣。既而以盆浴身。名洗兒禮。乳媪亦開懷乳之。宮中皆賀。太后得子。太后賜宮人湯餅金錢。每歲必行一次。此祖宗以養其子孫孩提之良知良能。用意深厚。爲六經諸史所未有。亦歷代所未聞。惟遼有之。謹附書於後以貽百世。

書金史完顏元宜傳後

海陵南伐時。元宜授浙西都統制置使。督諸軍爲前鋒。及軍臨廬州。聞雍王已立於東京。改元大定。海陵進退兩難。欲迫令諸將過江以絕反顧。而已自督親軍回北討賊。諸將以長江天險。初試舟采石江中。與宋將虞允文兵戰不利。且劉琦以大隊嚴守南岸。渡必成禽。又聞京師已立新主。軍士多欲亡歸。決計於元宜及猛安謀克等。遂議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矢及御帳。海陵中流矢死。大定二年。班師至京。入見世宗。授元宜平章政事。封冀國公。賜姓完顏氏。卒於家。祭贈甚厚。大定十一年。尙書有擬功合幹魯補除授。上曰。昔諸軍共畔海陵。此人首謀。射及大帳。弑之。人臣之罪。莫大於是。豈可漫加官職。姑聽其世襲。謀克可也。大定十八年。扎里海上言。弑海陵者。賞以高爵。非所以勸事君。宜削奪以爲人臣之戒。夫海陵弑君弑母之賊。滔天之罪。亘古所無。故世宗之立。先下詔暴其罪狀。廢爲庶人。人不以爲篡。蓋海陵獨夫覆載所不容也。倘無完顏元宜之事。海陵竟回軍北向。與世宗交戰。其將不臨陣誅之乎。又將責世宗以賊故主之罪乎。春秋之義。稱某臣弑其君者。罪在臣。不書何人弑而書通國弑其

君者。罪在君。罪在君者。人人得而誅之。宋人弑其君杵臼。莒弑其君庶其。齊人弑其君商人。吳弑其君僚。莒人弑其君密州。其中如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商人本弑君之賊。及商人爲下所弑。不復問臣下之罪。奈何誅海陵之人而尙責以弑君乎。宋藝祖曰。范質爲相無他短。只欠周世宗一死耳。試問宋祖受周世宗之恩。與質孰大乎。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其來久矣。爰舉春秋斧鉞大義。以正弑君弑母之罪在海陵而不在殺海陵者。

書宋名臣言行錄後

乾隆中修四庫書。紀文達公以侍讀學士總纂。文達故不喜宋儒。其總目多所發揮。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錄之甚者也。曰。茲錄於安石惠卿皆節取。而劉安世氣節凜然。徒以嘗勅程子遂不登一字。以私滅公。是用深愜。是說也。於茲錄發之。于元城語錄發之。于盡言集發之。又於宋如珪名臣瓌炎錄發之。于清江三孔集發之。于唐仲友經世圖譜發之。昌言捭闢。汜再汜四。昭昭國門可懸南山不易矣。雖然。吾未知文達所見何本也。茲錄前集起宋初。後集起元祐。而劉

公二十餘事在焉。羔羊之節。曾史之行。明夷之貞。凜然起懦夫。炳萬禩。故南宋黃震曰。鈔品。隨茲錄諸人。亦剛劉公與王殿。叟范祖禹。問次第。賂符。是宋本今本五百年未之有改也。吾未知文達所見何本也。且朱子於劉公也。推其剛則視陳忠肅爲得中。劾伊川非私心。述折抑必非妄語。養氣剛大。歿致風雷。嗚然秋霜烈日相高焉。而謂其百計抑之終不能磨滅。然耶。否耶。尋其由來。文達殆徒睹董復亨繁露。圍集之警說。適愜其隱衷。而不暇檢原書。遂居爲奇貨。夫董氏不學固無論。卽其以蘇黨及禪學二事爲劉公所以不登之由。則錄中取二蘇言行不下二十餘事。而所臚宋初諸公雜禪學者又十而七。何耶。矧是書成時。朱子悔黃魯直之孝友篤行而遺之。則卽四科不列曾氏。尙未足爲記者闕失。矧未見言色而言乎。夫忠定與文公皆百世師。原非後人所能一畚增嶽一蠶損渤。而文達方以記醜言辯尸重名。余恐耳食者流。或眩其信仰前哲之心。而靡從之。則是益重文達過也。至文達謂南宋亡于諸儒。不得委之侂冑。東林起于楊時。遂至再屋明社。則固無譏焉。

宋二條見四庫書目
元黨禁楊龜山集下

再書宋名臣言行錄後

太原閻百詩曰。近日文人議論之復之辟。未有甚於楊用修者也。用修最不喜朱子。以不喜朱故。遂并濂洛關涑諸儒擯勿道。以不喜朱故。遂并宋一代文章事業議論擯勿道。以不喜朱故。遂并夷宋于晉。謂國運不得肩漢唐。豈哉閻氏之論乎。雖然。尙未得所由然也。用修談詩專詆杜。談史專詆朱。其詆杜也。欲右李白也。詆朱也。以議二蘇也。其尊蘇李也。則以蜀人也。用修曰。古今才咸患不足。稍稍有餘者。惟太白子瞻二人。用修殆欲離立而三乎。然謂杜恒推李李恒藐杜。既不君子古人。又以杜詩見重宋代。并謂宋人杜撰詩史。壞風雅體。可謂勇於自用矣。至謂朱子列安石名臣言行錄。縑素易位。則尤不可無辨。朱子跋兩陳諫議罪狀安石。纒纒三四千言。不啻九鼎鑄魍魎。而茲錄安石十餘事。則皆心若公孫宏。學若商君。復若陽處父。怙子若石季龍。皆取元祐諸君子攻安石語。正猶纂楚詞附揚雄反騷。以藉著洪氏蘇氏貶詞。明大誼也。卽較范氏列女不遺文姬。汝愚奏議兼收惇蔡。尙區以別。故臨川李穆堂侍郎深憾錄中安

石言行之爲謔。夫同一言行錄也。臨川人則曰謔謗安石。蜀人則又曰左袒安石。果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耶。矧朱子答呂東萊謂茲錄隨手摺綴不成文字。而用修謂其自擬春秋。又何據耶。靖康初。楊時卽勅罷安石配享。燬五經新議板。孝宗乾道五年。魏掞并劾去其從祀。用修乃謂其父子配享終宋世無一人公言其非。又何耶。用修詔唐詩人二十有二。南宋相業五。皆蜀士。且謂新法之行。始終爭之。惟二蘇。謂紹熙劍州黃裳封事。遠過司馬溫公。而他非蜀產者。雖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德業。皆據小說卮言。議其疏防危身。爲莫大罪。議其嚙妓挾私。誣謗錢氏等。諸穢史。嗚呼。桑梓之重如山。眇城之堅如城。而顧謂他人眇域未化耶。又其甚者。則謂朱文公著書談道。品陟古今。罔不達公是遠人情。稱秦檜。詆岳飛。盜諸葛。匡衡陶淵明韓退之。皆力詆不使爲完人。嗚呼。天下後世尙有讚書人也。文公父韋齋公忤秦檜以去國。文公謂天地之正氣。忽發于施全。又欲請武穆卹典。會去國未果。其手帖存岳氏故珂跋。反復感激數千言。見寶而謂黨奸諛抑忠。恐起岳檜二人質之。亦未必受此等諛謗也。至通鑑

沿舊史書諸葛入寇。綱目正之。有目共矚。今謂盜之。果孰嗜孰傳耶。文公予蜀漢君臣正統。書淵明有督士。特著韓文考異以昭道統。而孔明昌黎。宋後始祀闕里。其以表章力乎。詆斥力乎。至匡衡說經談粹。而相漢以貪敗。故文公疑其勸說。而升菴不平之。然則匡衡果清節之儒耶。文公箴門人議霍光馬援者。曰采封采非無以下體。取人善爲己師。胡如此議論也。用修猶謂其無過中求有過。獨不思蘇子瞻聖苟不聖武王。至以湯武爲篡弑。以亂天下公黷自孟子始。以昭烈孔明入蜀與曹操無異。此有過中求無過耶。無過中求有過耶。胡不置一解也。文公于名臣言行臚蘇公忠讜大節。甚具。而用修謂專詆其未形之惡。然則用修以莊子詩禮盜塚驗于宋儒談性理者。是果預詆未形之斑否耶。用修曰。自周孔來無一人能逃文公議者。予則曰。有宋一代自蜀人外無一人能逃用修議者。然且欺後世無復讀書人。動輒覆某書臆某事鼓譟後生。誣誤來學。至僞稱朱子語錄別本言大顛書乃昌黎死案。嗚呼。此別本者何人所藏。獨升菴見之耶。陳氏正楊書。其亦不得已耶。

書明史藝一

嘗聞楊榕之言曰。明史成于國初遺老之手。而萬季野功尤多。紀傳長於表志。而萬歷以後各傳。又長於中葉以前。袁崇煥左良玉李自成傳。原稿皆二巨冊。刪述融汰。結構宏肅。遠在宋元諸史上。是則是矣。以上楊氏原文然宋史以來。人人立傳之弊。仍不能革。卽如太祖功臣十八侯。人各一傳。或同一事。而既見於此。復見於彼。使以此例施之史記漢書。則列傳當多數倍。有是史例乎。如平雲南事。止宜見於沐英傳。其從征諸將附於沐英傳後足矣。平夏平朔漠。以李文忠藍玉爲主。其從征諸將附二人傳末足矣。至於外國傳。止宜擇其二三島夷之大者立傳。其餘止附見國名彙書本傳之後。乃烏不過數十里。人不過數百家。漁村蛋戶。動列蕃國。何與共球。僅據三寶太監下西洋歸奏鋪張之詞。毫無翦擇。史法安存。以此例之。則列傳可刪去十分之三。至於食貨兵政諸志。隨文鈔錄。全不貫串。或一事有前無後。或一事有後無前。其疏略更非列傳之比。且列傳雖詳。而於明末諸臣尙多疏略。卽黃得功李定國二人。予所見野史述其戰功。

事迹數倍本傳。此略所不當略。與前之詳所不當詳。均失之焉。

書明史藁二

嘗讀故禮親王囑亭雜錄曰。康熙中。王鴻緒撥敘輩黨於廉親王而力陷故理邸。故其所撰明史藁。於建文君臣指摘無完膚。而於永樂及靖難諸臣。每多恕辭。蓋心所陰蓄。不覺流於筆端。從古僉壬不可修史。王司徒言未可非也。又聞安化陶文毅公之言曰。王鴻緒史藁於吳人每得佳傳。於太倉人尤甚。而於他省人輒多否少可。張居正一傳。盡沒其功績。且謗以權奸叛逆。尤幾無是非之心。幸乾隆中重修明史。略爲平反。善哉二公之言。或謂明史藁出萬季野名儒之手。其是非不應舛戾。折之曰。史藁於王之案列傳後附采夏允彝幸存錄數百言。以折衷東林魏黨之曲直。夫幸存錄黃南雷詆爲不幸存錄。又作汰存錄以駁之。故其前錄則巢氏序謂出夏公身後。冒托其名。後錄稱夏澆古撰。全樹山駁其中先人備位小宰一語。其時小宰乃呂大器。而澆古父允彝僅官考功。豈有子譴其父之理。澆古十五從戎。十七授命。孝烈貫金石。視匪黨如糞壤。豈

有堪掛其齒之理。蓋馬阮邪黨所僞撰。而竄允彝父子之名以求信於世。其書專以扶邪抑正爲事。雖以孫承宗熊廷弼之功業忠烈。皆曲加污劓。一則曰聞其不能無欲。一則曰惟知善罵以避封疆之責。而於邪黨楊維垣張捷馬阮皆曲爲解脫。乃南雷所深惡。豈有季野爲南雷高弟。反采錄其言以入正史。其爲王鴻緒之增竄無疑。且明太祖平張士誠。惡蘇民爲士誠守城不下。命蘇松田畝悉照私租起賦。凡淮張文武親戚及後日籍沒富民之田。悉爲官田。建文二年。降詔減免。每畝止輸一斗。可謂幹蠱之仁政。乃成祖篡立。仍復洪武舊額。至今流毒數百年未已。此事建文是而永樂非。比戶皆知。今史藝止載成祖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夷其族。執鐵鉉於山東。至京殺之。其餘屠戮忠臣數百人。株連夷滅親戚十餘家。妻女發象奴及教坊爲倡。皆諱不書。卽蘇松浮糧復額殃民之政。亦爲之諱。考宋時蘇州田租三十萬。水田每畝租六升。至洪武中而蘇田十六分。僅一分爲民田。餘十五分皆官田。所以蘇松浮糧至三百七十餘萬。宣德中况鍾爲知府。正統中周忱爲巡撫。先後奏減十分之三。尙存一百七十

萬而歲歲逋負不能足額。萬歷中始有歲納至八分之令。我朝康熙雍正又
裕免其半。改折其半。始定今額。鴻緒身爲吳人。豈有不知。而曲筆深諱。若非禮
親王誅心之論。烏能洞史臣之肺腑哉。鴻緒身後。其子孫鏞板進呈。以板心雕
橫雲山人史彙。遂礙頒發。攘善而不遂其攘。盜名而適阻其名。豈非天哉。

幸存錄處處以東林與攻東林者對勘。夫攻東林者何人。何以毫無稱謂。蓋
去攻東林者四字。則必稱閹黨。將如何下筆。故爲此蒙頭蓋而揜耳盜鈴之
計。不言何人。可謂心勞日拙。欲蓋彌張矣。其先謂馬士英是小人中君子。阮
大鍼是小人中小人。其後又謂某某等不如阮大鍼尙有仇爽之氣。可與言
大誼。明出馬阮餘黨于國亡之後。尙懷餘毒。含沙陰射。不得已嫁名于忠烈
之夏允彝父子。嗚呼。麟豸而爲桀犬之吠乎。

書趙校水經注後

近世趙一清水經注。爲戴氏所勦。而其徒金壇段氏。反覆力辯爲趙之勦戴。謂
趙氏成書在前。刊書在其身後。凡分經分注之例。趙氏未嘗一言。至戴氏始發

明之。及聚珍板官爲刊行。而後人校刊趙書或采取戴說。故二書經文無異。是不以爲戴之勛。趙而反以爲趙之勛。戴且怪梁耀北昆仲刊趙書時。何不名著其參取戴校之故。謂以攘美成疑案。其說嘖嘖千餘言。註誤後學。靡所折衷。請詳闕其妄。考趙氏書未刊以前。先收入四庫全書。今四庫書分貯在揚州文匯閣金山文宗閣者。與刊本無二。是戴氏在四庫館時。先覩預竊之明證。其後聚珍官板刊行。又在其後。若謂趙氏後人刊本采取於戴。則當與四庫箸錄之本判然不符。而後可。豈四庫書亦爲趙氏後人所追改乎。若謂趙氏序例中。未言經文不重舉某水。注必重舉某水之例。則不知趙本第二卷河水篇下首言之矣。江水又東逕永安下。爲注之混經。則附錄中歐陽元水經序又言之矣。皆戴氏所本。何謂趙氏不言。且一清與全氏祖望同時治水經。全氏水經未刊。予曾見其鈔本。凡例一卷。於經注分晰尤詳。凡戴氏所舉三例皆在其中。故趙書不復重述凡例。戴氏不當侈爲創獲也。四庫提要水經一門。卽係戴氏所纂。於趙書首闕其注中有疏之說。謂同於豐坊之僞本。及戴氏所校水經。則又於第一

卷河水篇爾雅河出崑崙墟下。引物理論十六字。爲註中之小注。故穰在所引爾雅之閒。山海經下引括地圖十三字亦同此例。其餘不一而足。是則註中小注之說。戴氏既竊之而又斥之。盜憎主人。不顧矛盾一至是乎。戴氏臆改經注字句。輒稱永樂大典本。而大典現貯翰林院。源曾從友人親往翻校。卽係明朱謀瑋等所見之本。不過多一鄴序。其餘刪改字句。皆係僞託大典。而大典實無其事。殆以秘閣官書海內無從窺見歟。至趙氏畿輔水利書百六十卷。爲戴氏就館方制府時刪成八十卷。則段氏亦謂戴就方敏恪館僅半載。何能成此鉅帙。知其必有底藁。非出戴一人之手。戴既據趙爲藍本。何以凡例中不一字及於原書。深沒其文。若同創造。宜其書至嘉慶中又爲吳江通判王履泰所竊。刪改爲畿輔安瀾志。進呈被賞。可爲郭象之報也。戴爲婺源江永門人。凡六書三禮九數之學。無一不受諸江氏。有同門方晞所作羣經補義序。稱曰同門戴震可證。及戴名旣盛。凡已書中稱引師說。但稱爲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稱師說。亦不稱先生。則攘他氏之書。猶其事之小者也。

老子本義序

有黃老之學。有老莊之學。黃老之學。出于上古。故五千言中。動稱經言。及太上
有言。又多引禮家之言。兵家之言。其宗旨見于莊子天下篇。其旁出者見于靈
樞經黃帝之言。及淮南精神訓。其于六經也。近于易。其末章欲得小國寡民而
治之。又言以身治身。以家國天下治家國天下。則其輒言天下無爲者。非枯坐
拱手而化行若馳也。靜制動。牝勝牡。先自勝而後能制天下之勝。其言三寶一
慈二儉三不敢爲天下先。故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致柔之極。有苦嬰兒。乃混沌
初開之無爲也。及世運日新。如赤子嬰兒日長。則其教導涵育。有簡易繁難之
不同。惟至人能因而應之。與民宜之。故堯稱無名。舜稱無爲。夫子以仲弓居敬
行簡可使南面。其贊易惟以乾坤易簡爲言。此中世之無爲也。天下之生久矣。
一治一亂。如遇大寒暑大病苦之後。則惟診治調息以養復其元。而未可施以
肥濃腴削之劑。如西漢承周末文勝七國羸秦湯火之後。當天下生民大災患
大痼瘵之時。故留侯師黃石佐高祖。約法三章。盡革苛政酷刑。曹相師蓋公輔

齊漢不擾獄市。不更法令。致文景刑措之治。亦不啻重觀太古焉。此黃老無爲可治天下。後世如東漢光武。孝明。元魏。孝文。五代。唐。明。宗。宋。仁。宗。金。世。宗。皆得其遺意。是古無爲之治。非不可用于世明矣。至魏晉之世。則不言黃老而言莊老。其言莊也。又不師其無欲而專排禮法。以濟其欲。故不勇于不敢而勇于敢。動行一切之法。使天下屏息待命而已。得以清淨自在。遂至萬事盡廢。而後王衍之流。始自悔其弊。與黃老慈儉不敢先天下之旨。若冰炭霄壤之相反。而後人不分。動以黃老相詬厲。豈不誣哉。後世之述老子者。如韓非有喻老解老。則是以刑名爲道德。王弼呂惠卿諸家。皆以莊解老。蘇子由焦竑李贄諸家。又動以釋家之意解老。無一人得其真。其實開佛之先者。莫如列子。故張湛列子注敘曰。禦寇宗旨。與佛經爲近。不獨西方至人。皆不言而自化。無爲而自治。一章而已。要之列子注。莫善于張湛。莊子注。莫善于向郭。而老子注。則無善本焉。源念先聖猶龍之嘆。與孟子闢楊朱不闢老子之故。因念經曰。言有宗。事有君。爰專取諸家之說。不離無爲無欲與無名之樸者。以爲養心治事之助。視治參同

陰符者。或較有益焉。其五千言章句。以河上公所分及傅休奕古本爲最疵。而淮南所引爲最善。其開元御注所加與韓非所述者。皆所可取也。

孫子集註序

易其言。兵之書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所以動而有悔也。吾於斯見兵之情。老子其言兵之書乎。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吾於斯見兵之形。孫武其言道之書乎。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無智名。無勇功。吾於斯見兵之精。故夫經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孫也。其道皆冒萬有。其心皆照宇宙。其術皆合天人。綜常變者也。而蘇洵曰。按言以資行。孫武不能辭三失。久暴師而越穀乘。縱鞭幕而荆怒激。失秦交而包救至。言兵則吳劣於孫。用兵則孫劣於吳。矧祖其餘論。故智者乎。嗚呼。吳澤國。文身封豕之蠻耳。一朝滅郢。氣溢于頂。主驚臣驕。據宮而寢。子胥之智不能爭。季札之親且賢不能禁。一羈旅臣能已之乎。故越絕書稱巫門外有吳王客孫武冢。是則客卿將兵。功成不受官。以

不盡行其說故也。或又謂將才非人力。運用存一心。括讀父書。徒取秦禽。是又不然。兵列五禮。學禮宜及。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好謀而成。我戰則克。學矛夫子。獲甲三百。特兵危事。而括易言之。正與兵書相背故也。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生于古之孝子。殺人以生人。匪謀曷成。謀定而後戰。斯常夫可制。變上謀之天下。謀之地中。謀之人。人謀敵。謀乃通於神。非神之力也。心之變化。所極也。變化者。仁術也。上古聖人。以其至仁之心。挽水火而勝之。挽龍蛇虎豹。犀象而勝之。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微觀於五行。相生相克之原。天地間無往而非兵也。無兵而非道也。無道而非情也。精之又精。習與性成。造父得之以御名。羿得之以射名。稷得之以稼。名宜僚以丸。秋以奕。越女以劍。雖得諸心口。不能云口。即能云不能。宣其所以。云若夫由其云。以通其所以。云微乎微乎。深乎深乎。夫非知易與老之旨者。孰與言乎。

國朝古文類鈔敘

代陶中丞作

百物之生。惟人能言。最靈貴于天地。有筆諸書。矢爲文字之言。卽有整齊文字。

以待來學之言。請言六經。六經自易禮春秋姬孔制作外。詩則纂輯當時有韻之文也。書則纂輯當時制誥章奏載記之文也。禮記則纂輯學士大夫考證論議之文也。網羅放失。纂述舊聞。以昭代爲憲章。而盛二代之文獻。然則整齊文字之學。自夫子之纂六經始。後世尊之爲經。在當日夫子自視。則亦一代詩文之匯選。本朝前之文獻而已。故曰文不在茲乎。是則古今文字之辰極也。宋景枚馬以後。不知約六經之旨成文。而文始不貫于道。肅統徐陵以後。選文者不知祖詩書文獻之誼。瓜區豆剖。上不足考治。下不足辨學。而總集始不乘乎經。夫聖人之貫人心崇民智其至矣。閭巷之譏。太師采之。先大夫先民之語言。太史氏司之。其道術成立。昭明乎邦國者。專立之官以世守之。故以一己詔人。不若以天下人詔人之切也。以一時之天下所言詔人。不如以一代數代之天下所言詔人之備也。鬼神禮樂所以幽明。食貨兵刑所以因革。公卿師尹士女諸俗所以失得。散聽則岐。合聽則聖。散觀則支。合觀則性。雖然。合觀合聽亦何易言也。文章與世道爲滄隆。南宋之文。必不如北宋。晚唐之文。必不如中唐。兩晉

六季之文。必不如兩漢。而東漢之文。又不如西京。矧我 聖清輝燁二百載。由治平升平而進于太平。元氣長于漢。經術盛于唐。兵力物力幅員雄于宋。列聖御製詩文集康熙圖書乾隆四庫官書。尤富轍萬古。生其間者。其氣昌明。其聲宮噍。其見聞瑰軼而混芒。則其文不當駕兩漢兩晉三唐而上乎。其進退去取不亦視漢晉三唐更難乎。故曰百川止于海。百家筭乎道。崎于虛而言之無物。崎于實而言無心得。是皆道所不存。不可以爲文。卽不可以權衡一代之文。涇縣朱蘭友侍讀在史館。預修文苑傳。得盡見進呈諸集。又益以蒐購假借。共得五百五十餘家。鈔爲 國朝古文辭如千卷。如建章千門萬戶。不專一構。既以究一代承學之士心思材力所極。而要沿溯乎當代經術掌故。以求適乎姬孔之條貫。可謂不離其宗者乎。可謂操其本御其末者乎。誠能以昭代之典章文字讀六經。而又能以六經讀 昭代之典章文字。其于是編也。又何窮大失居之有。

簡學齋詩集序

簡學齋詩集者。薪水陳太初修撰之所著也。修撰好言詩而不輕作詩。尤不肯輕存詩。且中年卽世。故所存僅四十餘首。烏乎。嚴矣哉。昔人有言。權嬖之詞難工。愁苦之詞易好。使李杜但在天寶以前。除清平調及何將軍山林外。亦無以鳴豫而鼓盛。故詩人之境。類多齷齪嗟峨。而三百篇皆仁賢發憤之所作焉。君運際休明。出入侍從。盎然春溫而醇醲。宜其以福掩慧。以廊廟易山林。乃今讀其詩。清深肅括之際。常有憂勤惕厲之思。蓋君嘗手注近思錄。又常從婺源董小槎編修。歸安姚敬堂兵曹。過從同學。檢身若不及。又嘗手箋漢魏以來比興古詩共數百首。以寓論世知人以意逆志之旨。讀之使人古懷勃鬱。尤古今奇作。使天假之年。大用于世。其所就豈獨詩人已哉。然使君至今日。目擊東南之民物事變。其感愴承平清晏之福。又當何如。獨恨予以君所極期望之人。而蹭蹬半生。流離顛沛。無以報君知人之明。其所成之經史詩文集。雖哀集成書。而皆在晚歲。不及質之知己爲可憾。適與君長子小舫太史相從於風鶴四警之中。翦燈讀集。百感茫茫。乃泫然流涕而書之。小舫本當出守大郡。以副幼學壯

行之志。乃感觸時事。超然引退。就養吳門。怡情物外。非有得于家學者其能然乎。

詩比興箋序

詩比興箋何爲而作也。蕪水陳太初修撰以箋古詩三百篇之法。箋漢魏之詩。使讀者知比興之所起。卽知志之所之也。昔夫子去魯。回望龜山。有斧柯奈何之歌。又有遠山十里螭。貼在耳之歌。又作猗蘭之操。甚至聞孺子滄浪濯纓。起興。與賜商言詩。切磋繪事。告往知來。皆見許可。是則魚躍鸞飛。天地間形形色色。莫非詩也。由漢以降。變爲五言。古詩十九章。多枚叔之詞。樂府鼓吹曲十餘章。皆騷雅之旨。張衡四愁。陳思七哀。曹公蒼莽。對酒當歌。有風雲之氣。嗣後阮籍。傅奕。陶淵明。鮑明遠。江文通。陳子昂。李太白。韓昌黎。皆以比興爲樂府琴操。上規正始。視中唐以下。純乎賦體者。固古今升降之殊哉。自昭明文選。專取藻翰。李善選注。專註名象。不問詩人所言何志。而詩教一敝。自鍾嶸司空圖。厥滄浪有詩品詩話之學。專揣於音節風調。不問詩人所言何志。而詩教再敝。而欲

其興會曠瑟。鱗。有古詩之意。其可得哉。詞不可以徑也。則有曲而達焉。情不可以激也。則有譬而喻焉。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君王。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虹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雷電以爲小人。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寡爲讒構。荀卿賦蠶。非賦蠶也。賦雲非賦雲也。誦詩論世。知人闡幽。以意逆志。始知三百篇皆仁聖賢人發憤之所作焉。豈第藻繪虛車已哉。斯水太初修撰。關惠其心。泉月其性。卽其比興一端。能使漢魏六朝初唐騷人墨客。勃鬱幽芬于情文繚繞之間。古今詩境之奧阡。固有深微于可解不可解者乎。至于因比興而論世知人。如古詩九首爲枚乘諷吳。漢樂府皆漢初朝政所係。以及阮公陶令郭景純傅修奔鮑明遠庾子山江文通及杜韓之憂世。而陳伯玉李太白儲光羲之大節被誣。此箋皆表章出之。如浴日星出滄海而懸之中天之際。時予所治詩古微方成。於齊魯韓之比興旁推曲嚮。復從君長子小舫太史獲讀此箋。以漢魏六朝三唐之比興補余所未及。蓋不期而相會焉。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質之小舫。以爲何如也。

地理綱目序

形家陰陽之用。其大者建都立邑。其次立宮室。其次營兆域。見於經者公劉楚邱之詩。孝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文。其大較也。周禮墓大夫之職。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政令。家人以昭穆定位次而爲圖。死者則授之兆。其於孝經卜地之誼若不相符焉。蓋古者卿大夫之始祖。其兆域已卜於先世。而西北土厚水淺高燥平曠。可容數世十數世。故必其土薄無以容而後改卜焉。又或異國始遷別子爲祖而後新卜焉。此西北族葬之法。非所語於水土淺薄之區。而形家之學。獨盛於東南。亦其勢然哉。且夫葬者藏也。鬼者歸藏之義。主於全體魄妥先靈。非圖以利後嗣。自術士禍福之說興。始見擯於儒術。第不知其嗣昌者其體魄果不甯乎。其嗣悴者其體魄反甯乎。抑株荑枝葉。苑必同苑枯。必同枯而未必二之乎。文王葬王季於楚山之尾。樂水嚙其墓。見棺之前和。乃改葬於畢。宋賢周子以先墓患水改葬。朱文公母墓再遷而後定。王文成公葬父地不訾亦卒遷之。黃石齋先生葬親負土成塋。穴高右臂受風。夢先

靈不安。上書唐王求歸改葬。國朝桐城方靈皋侍郎。山東闔懷庭工部。皆醇篤之儒。力斥形家之說。後方公葬。兄百川家罹大禍。夢兄躍大水而沈。始啟棺見水而改厝。闔公父墓滂下。每雨潦。繞墓而號。其友韓夢周爲書力爭以爲必遷。始則執一隅之臆見。卒不能易通方之大塗也。周公制禮有改葬服緦之文。與孝經卜兆安厝同義。而程子論葬地。則必形勢環繞土潤卉茂五患不侵。豈非以喪禮慎終莫大之事。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苟奉先人之體魄委之螻蟻溝壑。五患六害之區。揆諸親病不嘗藥之誼。得毋有皇然愍然其不安者乎。古者舉大事必謀諸卜筮。後世卜筮之學。儒者既皆不習。而相陰陽觀流泉。則又執山川不能語之說以排之。豈知易曰。俯以察於地理。記曰。母絕地之理。地理卽地脈也。邱原高下。向背。人人可察而知也。土色之枯潤燥溼。堅散。人人可察而知也。而又瘞帛。嘗粟以驗之。卜筮。夢寐以符之。必誠求之不中不遠。故吉地之得。可必於仁人孝子之心。而不藉夫葬師術士之說也。近世葬師言地理者。徃徃好奇而不軌於經。索隱而不求之近。其書雖一時盛行。不免貽

誤後人。故語道不可以覺童蒙者非至道。立德不可以明徵驗者非至德。此新化羅子地理綱目所爲作也。羅子嘗爲地理乘氣論四卷。以抒一家之心得。權未足以啟初學。故復輯爲是編云。

支隴承氣論序

形家之要陰陽而已。陰陽之要乘生氣而已。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詩傳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是則生氣者陽氣也。背陰而向陽去殺而就生也。易曰地勢坤。凡高山大隴平原廣隰盡大地一純陰之象。惟天陽之氣流行於大地之中。而人物以生。是地之有生氣者爲陽。無生氣者爲陰。後人之言陰陽也則異於是。楊氏以岡隴凸迤者爲陰。平原凹仰者爲陽。夫乾靜專而動直。是凸迤不可獨爲陰也。夫坤靜翕而動闢。是凹仰不可概爲陽也。卽反之而謂凸迤爲陽凹仰爲陰。其偏亦從是。卽互之而謂陰中求陽陽中求陰。其支亦從是。是皆知言形而不知言氣者也。語地而至於乘氣。則但有陰中求陽之一法。又安有陽中求陰之法哉。山隴者陰之奔峙其勢動。動近殺則以靜爲陽。原隰

者陰之漫衍其勢靜。靜近死則以動爲陽。山宅其靜。是避殺氣而取生。原宅其動。是舍死氣而取生。生氣者。陽氣也。人之生。魂陽而魄陰。陽氣附之則生。陽氣去之則死。道家修命。煉純陽以銷陰翳。故長生不死。形家造命。返生氣以陰根。茲則死者仍生。造化之所樞機。鬼神之所緘秘。道家形家皆言之而不盡言之。言其當然以籀下學也。不言其所以然以待飲淡契微之子也。而羅子箸形家書不惟言形且言氣。且察察焉以盡洩造化之藏。不已鑿歟。羅子曰。夫何鑿哉。人身一小天地也。天地一人身也。地氣有枝幹脈絡者。不猶人身之有脈理經絡乎。地氣有起伏斂放。不猶人身之有呼吸乎。地氣有環拱向背止聚。不猶人身之有氣海孔竅乎。地有生氣者。驗以土之外暈。冷煖枯潤美惡。灼然可目驗而指示。不猶人身之有肌血華色乎。民生天地之間。廣谷大川異勢。剛柔燥溼風氣異宜。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得山氣者。峒以特。得澤氣者。圓以折。得平原氣者。疏以達。氣大聚則建都立邑。生人以託命焉。氣小聚則卜兆歸藏。死人以復命焉。响之吹之。篤之薄之。蠶之粹之。衰之盛之。皆一氣所埏埴而已。蟲

處髮而黑。處汗而腴。生長老死於人身。而莫知所以然也。號萬物之靈者。當不若是。於是審形家言。不專言形而言氣。氣乎氣乎。其形之所以形乎。

武進莊少宗伯遺書序

韓詩外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辨。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董子繁露曰。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欲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貫。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夫義出於經傳。經傳大本也。弃營勞心。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能合。故夫傳於衆辭。觀於衆物。說不急之言。以惑後進者。君子所甚惡也。夫韓傅董生。處於西漢之初。而其言若是。班固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力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義。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大患也。徐幹

中論曰。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故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畢而名物從之。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訓詁。摘其章句。而不能通其大義。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夫班孟堅處東漢之初。徐偉長生東漢之季。而其言又若是。清有天下百餘年。獎崇六藝之科。表章明經之儒。招徠獻書

之路。摩厲大江南。北言游文學之區。刮滄明季。虛誣鄉壁。虛造之習。其衰然成家箸錄。國史館儒林傳者。人數十外。其官至九列。例不入儒林。入大臣傳者。猶十餘輩。武進莊方耕。少宗伯。乾隆中以經術傳成親王于。上書房十有餘載。講幄宣敷。茹吐道誼。子孫輯錄成書。爲八卦觀象上下篇。尚書既見。毛詩說。春秋正辭。周官記。如干卷。萃乎董膠西之對天人。醜乎匡丞相之述道德。肫乎劉中壘之陳今古。未嘗凌雜。鈇析如韓董班徐數子所譏。故世之語漢學者。鮮稱道之。嗚呼。君所爲真漢學者。庶其在是。所異于世之漢學者。庶其在是。易

童觀小人先咎。君子吝。言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焉。君在乾隆末。與大學士和珅同朝。鬱鬱不合。故於詩易。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徃徃發憤慷慨。流連太息。謂其書可以悲其志云。

定盦文錄敘

道光二十有一載。禮部儀制司主事仁和龔君卒于丹陽。越明年夏。其孤橙抱其遺書來揚州。就正於其執友邵陽魏源。源既論定其中程者。校正其章句違合者。凡得文若干篇。爲十有二卷。題曰定盦文錄。又輯其考證雜著詩詞十有二卷。題曰定盦外錄。皆可殺青付繕寫。昔越女之論劍。曰臣非有所受於人也。而忽然得之。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固。天不能壘。父兄師友不能佑。其道常主於逆。小者逆謠俗。逆風土。大者逆運會。所逆愈甚。則所復愈大。大則復於古。古則復於本。若君之學。謂能復於本乎。所不敢知。要其復於古也。決矣。陰陽之道。偏勝者強。自孔門七十子之徒。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已不能兼誼。其後分散諸國。言語家流爲宋玉唐勒景差。益與道分裂。苟况氏揚雄氏。亦皆從詞賦入經。

術。因文見道。或毗陽則駁於質。或毗陰則憤於事。徒以去聖未遠。爲聖舌人。故至今其言猶立。矧生百世之下。能爲百世以上之語言。能貽百世以下之魂魄。眷如古春秋。如古秋與聖詔告與王獻酬。蹟差而出入。况雄其所復。詎不。大哉。火日外景。則內開金水。內景。則外開外開。斯內照愈專。君憤於外事。而文字。窅與洞。闢自成。宇宙其金水內景者。歟。雖鋼之深淵。絨以鐵石。土花繡蝕。千百載後。發研出之。相對猶如坐三代。上君名自珍。更名翠祚。字瓊人。浙之仁和人。於經通公羊春秋。於史長西北輿地。其文以六書小學爲入門。以周秦諸子。吉金樂石爲崖郭。以朝章國故。世情民隱。爲質幹。晚猶好西方之書。自謂造深微。云自其先世祖父。至君三世。皆以進士官禮曹。君二子。長子橙。以文學世其家。

章教諭強恕齋書序

醉一石之醪。量石而止矣。引十石之弓。量十石而止矣。以受萬石之舟。爲芥葦之用。量沛乎有餘。力虛乎若無。是其塵垢糠粃。猶將陶鑄萬有者乎。道光四年

秋。總兵官陳公階。平自江蘇。崇明移湖南鎮寧鎮。過常德。訪余楊將軍署中。酒半。論當世鉅人長者。慨然曰。余從東海中來時。江南大潦。偃海之邑。曰寶山。澤國之民。將爲魚鱉。則有銅陵章叟。以教諭而呼集十萬餘金。以教諭而部勒十餘萬戶。畢賑八閱月。無諱無餒。大吏發帑金數萬至不受。將奏其最於朝。復不受。可謂當大事者哉。願不得立朝佐天子。任元元憂。徒窮老東海角。相與喟然太息。越七載。省親寶山。遂躡叟海上。則絕口不語世事。斗室環以萬卷。坐其中兀然如山耳。聃遇面聲中。黃鐘之宮。指案上尙書。爲言召誥洛誥四篇。次第四年時事。二邑營建緣由。明堂位置。各有時日起訖。審其往來蹤蹟。以察知周召二公。陳誥納誨。心事於誥。曲聲牙中。而如聞其告語。寶山城東北角。斗入大海。是日天風鼓潮。股几席與譚經聲應和。如雷語罷出城。循海塘東西砲臺眺望。一角海劃然長嘯。水天寥泲。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悵悵而歸。烏乎伏生申公。非經生也。太邱林宗。非一鄉之士也。龐士元。元德秀。非一邑之吏也。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虎決而尸馱者也。鷹揚而龜息者也。方

仁廟親政之初。徵天下孝廉。方正之士。叟以大興朱文正公薦入都。時廷對百餘人。獨曰。召詣軍機處。詢川楚平賊方略者。獨湖南澱浦嚴如煜。暨叟二人。嚴君奉命從軍。官至兩司。尙未竟其用。天下至今惜之。叟則以老親年八十辭。遂改所擬保甲摺子爲上軍機大臣書而歸。終身不出。浮沉東海上二十餘年。時時出其聲響。歌嘯先王之道。羽翼羣生之命。弟子錄其書爲經牘。文腋筆腋各如千卷。讀者或震而矜之。以爲叟所學在是。烏乎。挹一蠶於大洋。而謂海盡在是。抑豈得謂海必不在是耶。叟名謙存。銅陵人。今年七十有九。自號強恕老人。

淮南鹽法輕本敵私議自序

從來鹽法有緝場私之法。無緝鄰私之法。鄰法惟有減價敵之而已。減價之要。先減輕其成本而已。議者動曰。減之又減。安能敵無課之私。此混鄰私於場私。不知場私無課而鄰私有課也。議者又曰。淮鹽引地受浙潞川粵四面之侵灌。其課皆不及淮南四分之一。減之又減。安能敵輕課之私。此又不知私鹽課輕。

而費重。關津規例多於課本。故遇官鹽減價之年。鄰私立阻而不行。提價之年。鄰私雖緝而無益。此已事之明效也。或又謂道光十載以來力裁浮費。綱課減存四兩。加以場價壩費改抽費岸費。每引成本十二兩。略符乾隆中阿文成公所奏成本之原數。安能再減。不知乾隆中銀價每兩兌錢千文。今每兩兌錢千七八百餘文。是昔時十二兩未抵今日八兩之價。詎徇名而昧實也。天下無數百年不敝之法。亦無窮極不變之法。亦無不易簡而能變通之法。求諸末者煩而難。反其本者順而易。利出於三孔者民貧。利出於二孔者國貧。利出於一孔者國與民交利。必曰盡收中飽。芻蕘之利。權以歸於上下。必輕成本以減岸價。減岸價以敵鄰私。鹺務終無大壟之時。計臣終無報功之日。故推其本原核其贏絀。切其事證。著爲四議。事期可行。不取乎迂高。效責目前。毋徵乎往古。用備秉鈞當軸之君子采擇焉。

古微堂外集卷四

苗疆

敕建傅巡撫祠碑銘

邵陽魏

維古大司馬有事征伐。則鄉大夫將之。閭胥各長其伍。伍卽主伯亞旅。故傅曰。長子帥師。又曰。父子之兵。生則臂指捍頭目。沒則報功而悉於社焉。兵農。裂文武。掣倉卒。肩事。瞠目。徒手。民迺。罔託。命。時。則若。辨。厥。軀。右。擎。左。扶。必。繼。而。蘇。卒。拯。大。災。捍。大。患。衡。諸。祀。典。事。倍。功。百。於。古。有。光。曰。贈。巡。撫。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傅。公。諱。鼎。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乾。隆。六。十。年。乙。卯。以。雲。南。甯。洱。知。縣。從。雲。貴。總。督。大。學。士。福。康。安。征。苗。俘。其。酋。吳。半。生。獻。諸。朝。嘉。慶。元。年。冬。擢。湖。南。鳳。凰。廳。同。知。廳。戶。圍。三。苗。蹂。躪。二。載。郊。無。壘。野。無。稗。室。無。飯。又。亂。民。起。四。川。湖。北。任。事。者。軫。貔。貅。之。暴。露。閔。蠃。臂。之。貪。頑。權。瘡。疥。膏。盲。之。緩。急。解。網。以。生。之。多。方。以。餌。之。王。師。則。班。而。西。苗。謂。利。可。屢。邀。域。出。豸。突。弗。變。公。新。視。事。喟。然。曰。武。

既不可再與。苗既不可文令。民又靡可卽戎。則曷以救我父老子弟。遂陟厥原。相厥隘而堡陽之。衣哺其流離而屯守之。訓練之。苗有盜邊者。東馳西援。南拯北圍。當事弗善也。將中以文法。萬戶嗷嗷無所號愬。會苗大出無關阻者。急而相求。始得不動。機牙四應。齟齬輒毒。義形於色。聲雄萬夫。一成一旅。屹然若城。久之而礪者礪。垣者垣。堡者堡。土石外堅。金火中伏。森森林立。一響百應。苗無罅以乘。始不得出而擾我。公曰。我今日入創苗。應敵之兵。敵終不懲。不入其穴。虎且負嵎。飛將噬人。其若之何。維時我卒有勇知方。怒氣闐然。粵以五年七月。有晒金塘四塞之營。獸亡其巢。如魚脫淵。進網退罟。苗始戢戢。不敢出原。明年。戢石峴十餘寨之叛。有炮自天。有伏自淵。嶮寨若無。堅壘若虛。迺勒其兵械。以絕其芽枿。孰梗我令。孰膺我殛。則電掣幽邃集木。而十年於永緩。萬山中。逋逃蔽則皆懸壑深縫。戴雪宵攻。神速鬼驅。山罄谷爰。遂獮大醜。燹狡窟。峒弩蠻鎗。銅鼓毒矢。出其所積。如坻如陵。乃徧檄苗酋與飲血。盟三侯廟。額血涔涔。矢不復反。邊民釋戈寢。公之乘塞淵之遂憤排有如斯者。其爲政善深長思。方數千。

丁守礪堡時。非能請縣官斗粟一錢。人咸感。一旦解嚴。必棄前功。貽後患。公乃規古屯田法。變通之。均晦養丁。自糴自衛。始于所屬。次暨於乾州麻陽澧溪保靖古丈坪。旋出永綏廳苗巢中。而城諸花園。而均其原因。又屯苗叛產五千。俾自爲鎮壓。永助我捍衛。先後合屯十有二萬餘畝。口語心籌。智極神告。始藉終。遂天定民誠。噫。匪捍其禍災。又庇其家室。匪鳩其及身。又厲其子孫。匪奠其域。封。又併其隣圉。自非真誠。鬱事孤往。安詣聲牙。糾互中奮。踴出大憺。積澆若此。宜我士我人。生戶而祝。歿廟而假。魂魄之所陟降。明命之所景鑠。不有瑰珉以歎大休。嗣撫我者。孰睹藉勗。孰心公心。以燾我人。歲月道忽。不其招而銘曰。黃鐘九淵。雉雉勾萌。斂茲噩陽。奮爲由庚。曠曠南甸。亦有蓋臣。心照絕微。夢通帝闈。其蓋如何。匡我王服。紆難毀家。救民匍匐。匪土斯流。匪夷斯夏。胡菴忽。豺猖狂四野。維其始猖。亦匪汝故。急而鋌險。獸窮斯怒。一狼千羊。槍急矢紛。溢邊四出。榛狂如雲。帝命相臣。來綏來征。爾宅爾田。爾詛爾盟。狂赦怙終。則不可又。人實絕天。害生於宥。我公斯赫。同仇六千。生聚匪載。訓練匪年。無田一成。

有衆一旅。予軀弗捐。予衆失所。豈無牽肘。肘其可掣。曾農衛殺。而許從騰。豈不履尾。尾其胡唾。曾子待救。而忍勿卹。鷙獸額額。公則劉之。其既帖耳。公亦柔之。脫其牙距。定其獠鷲。犯也仇寇。馴也孩嬰。苗崩厥角。皆迷今愧。始也孰殺。終也誰嗣。公曰女苗。女士女氓。自茲以往。其若弟兄。母怨以變。外我太平。公曰爾苗。各耒爾耜。各塾爾宇。毋贖之佩。而兵之阻。母鬼之信。人倫之侮。於是南楚。西黔北蜀。咸歸孔樂。有盟有布。有驛有駱。銅鼓不鳴。宵戶不籥。帝曰予嘉。汝泉於南。歲往觀之。以慰以監。秋再至邊。傾我孺髦。胡爲翼翼。遽瞻廟貌。碣堡有嚴。疆場响响。靈旗來往。公神所存。汝罔作慝。公其殲汝。汝順汝勤。公則吉汝。風習雨時。以黍以稷。公來載歆。甘我飲食。天子萬年。四夷來同。永鎮南服。我公之功。

陝西按察使贈布政使嚴公神道碑銘代趙山馮相國

維南山起。西羌踰隴。阪走秦分野。絡關中。漢中以東。訖商洛旁。薄數千里。與漢江以北之巴山相連。巴山則自秦階折而東。經川北。川東與陝之興安湖之郢

陽宜昌。犬牙錯皆千峪。萬管懸棧。夜蟬據兩。戒之中。自漢訖明。爲羣盜通逃。數天下有事。常先叛後服。故自古梁州自爲一道。明季專設鄖陽巡撫以轄之。國朝割其地。分隸陝西四川湖北。距省會遠者或二千里。鞭長駕遠。稂莠豐茂。嘉慶初。襄達數匪蔓延五省。大兵乘之。雲擾波潰。四年。詔舉直省孝廉方正之士。

策方略。於是湖南激浦嚴公如燧對幾萬言。略謂賊倚山谷爲窟穴。以劫掠爲餽糧。湖攻急則潰入陝。陝攻急則潰入川。川湖陝合攻。則潰入隴入洛。今師老財匱。無息薪止沸之計。是以撫者旋亂。良者脅亂。甚至募戍者養寇以延亂。亂何由弭。竊計數載以來。三省叛產。流亡各產。不下億萬畝。宜乘此時舉流兵降賊之無歸。鄉勇戍卒之無業者。悉編入屯。立堡寨。給器械。俾自爲耕戰守禦。專設總理大員。割三省山內諸郡縣隸之。承平團練教養。有事朝發夕至。庶心力專而事權一。不獨目前化盜爲民。因敗爲功。實百世長久策。奏上。仁廟親擢第一。次日傳詣軍機。詢屯政事宜。復上十二事。召見圖明園。以知縣發往陝西。其疏。交大帥督撫採擇。雖未盡行。而墜壁清野之議。

始此。不三載賊次第平。君亦屢以軍功由洵陽令定遠廳同知擢漢中府知府。至陝安兵備道。君仕南山十有餘年。亭障要隘。村寨徑路曲折。罔不口講指畫。而心繫縲之。窮鄉遂谷。老兵婦孺。咸識君姓氏。教養既誠。官民丕變。道光四載。上以君宣力南山久。詔加按察使銜留任。旋實授陝西按察使。將大其用。而旋卒於位。漢中興安民願迎其柩入南山。比朱邑葬桐鄉事。不得。旋以名宦祠請。優詔褒嘉。特加布政使銜入祠。君之功名遂與南山終始。方君未遇。爲諸生也。慕范希文先憂後樂。號樂園。當湖貴苗變時。上計總督畢沅巡撫姜晟。招大小章士豐陽投乾州。爲官兵內應。約一舉破賊。旋爲雲貴主兵者所阻。然卒得其力以救兩總兵於河溪。復爲隆團花團諸軍先鋒。其令洵陽也。縣宅萬山。與湖北之西郟竹山竹溪。陝西之白河鎮安安康平利相斗入。官兵追賊急。往來折竄。皆道洵。公偕民築堡練勇。戒勿迎擊。專截其尾。擾其頓。預貯糧餉。塞以待官兵。俾追賊無留阻。遂與官兵夾擊張天修等七股賊於太平。復破湖匪二千於蜀河口。加知州銜賞戴花翎。其知定遠廳也。創建新城。扼川陝門戶。

又分築二石城於黎壩漁渡壩。與鴈城犄角。屢賊首陳心元馮世周等。加知府銜俸。其知漢中府也。承兵燹後。民困軍驕。散勇逸匪。伏戎於莽。於是畢工賑。修渠堰。完倉廩。以足民食。聯營伍。治堡砦。嚴保甲。以固民衛。慎訟獄。禁邪說。以正民俗。以其聞。縛悍回於華渭。禽餘匪於甯羗城固。皆治渠魁寬脅從。曰。吾但治從逆。不治從教。夫人手縑車以教紡棉。二子雜諸生以課藝。因蘇獷化。懽然如家人然。勤字下。拙事上。始大吏咸度外待君。嘗歲暮卜築甯陝新舊二城。歸而南山晚收大歎。已逾請賑期。遂元且趨撫轅頓首請以一官易百姓命。巡撫董公教增卒破例爲奏請乃已。及董公去而君始齟齬支訛。惟懇懇救吏事自備。於是十餘年不遷。及爲陝甘兵備道也。適有詔三省會籌南山情形。四川總督今大學士蔣公奏委君總勘。君自川入湖反陝。相度數千里。設官置治。增營改汛。悉湊覈會。然如君對策前議。亦未遑及也。會巡撫朱勳去位。君治益上。聞。新任督撫皆推誠委任。以君言奏益應治於盤屋洋縣界。益營兵於商州略陽。復以君修復漢中渠百餘堰。溉沃萬頃。將溥厥利於全秦。檄視漕涇瀆。

滄渭瀆諸川。鄭白龍首諸廢渠。百墜垂興。萬夫睽仰。乙酉十一月。詔授貴州按察使。未行。仍留陝西按察使。明春入覲。連日三接。詢及十載不調之由。吝歎動色。而君年六十有八矣。莅任七日。遂卒。嗚呼惜哉。秦誓思斷斷休休。大臣用能。容彼有技之人。咸及其膂力之未愆。良有以也。雲非鬱。雨非厚。泉非堰。澤非大。天欲大蘇。南山民故不惜。斂大惠於一方。俾尸祝萬室。矜式百世。而尼之者何與焉。君長子芝。從余游。嘗再晤君京師。擺邊幅。洞城府。視之頽然野老人也。及其馳騁上下。奮髯哆頤。沙聚數千里。龜灼數百世。菽區麥別。形格勢禁。悃悃所至。盤錯洞開。嘗佐兩廣總督。那彥成。公籌海寇。有洋防備覽。佐姜公晟。傅公彝。籌苗。有苗防屯防備覽。其籌南山。有三省山內邊防備覽。漢江南北二地圖。三省山內總圖。及樂園詩文集若干卷。冰寒火熱。粟飽帛煖。恣所取摑。罔有爽忒。嗚呼。可謂肫且盛已。君生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道光六年三月初二日。祖應鼎。父君極。皆贈如君官。嫡母李。生母何。皆贈夫人。爲定遠同知時。丁生母憂。力辭金革奪情以歸。配張夫人。子二。芝。癸酉副貢生。河南

候補知縣。次正坊。候選府經歷。側室胡。女二孫。男女各一。葬邑會仙右亭之南。竹隴。予道光八年冬奉使入蜀。踰秦棧。過漢中舊治。益備佯於君疇昔所言。乃爲銘曰。

弈弈南山。包川絡原。分陝所專。東遷荐處。灌翳榛楚。蔽奸之所。起嘯敗逋。勝國所吁。維牧之無。繫昔匡難。貸維良翰。盜賊咻豸。以覆以响。以起秦庶。于滯于路。以絃以唸。以化秦民。于猛于獫。彼亦何取。十載遲女。適久厥撫。俾竟厥施。以達天知。以永民思。既知既思。循吏胡虧。而人弗爲。南山千里。君陟降止。作廟並峙。君廟在山。君墳在南。百爾式監。

太子太保兩江總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銘

維道光十有九年夏六月二日。太子少保兩江總督陶公薨於位。天子震悼。詔以公任事勇敢。不避嫌怨。堪式百辟。加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

予諡文毅。并允淮北士民之請。建專祠海州。明年又特允入江蘇名宦祠。不交部議。嗚呼。朝廷所以勸臣工風中外者。博矣哉。國家承明制。橋

明鑿。以內政歸六部。外政歸十七省總督巡撫。而天子親覽萬幾。一切取裁於上。百執事拱手受成。上無權臣方鎮之擅命。下無刺史守令之專制。雖嵬瑣中材。皆得容身養拙於其間。漸摩既久。以推諉爲明哲。以因襲爲老成。以奉行虛文故事爲得體。惡肩荷。惡更張。惡綜覈名實。若斬文喪之創中河。鄂文端之改土歸流。皆力戰羣議。屢躓屢奮。而後勝之。以怡賢親王之畿輔水利。猶不旋踵而泯蕩。故便文畏事。窳陋之臣。遇大利大害。則動色相戒。卻步徐視。而不肯身預。自仁廟末年。屢以因循泄沓。申戒中外。而優游成習。卒莫之反也。東南大計。無如漕鹽。二百載來。文法委曲煩重。致利不歸下。不歸上。而盡歸中飽。官民交困。間有講求刷剔。芟蕪更革者。則中飽蠹蝕之人。譁起而交持之。道光五年夏。漕河大梗。萬樁林束。詔江南大吏籌海運。維時上海開閘。僉撓於南。通倉胥吏撓於北。屯船丁役撓於中。不日風濤。則曰盜賊。不日霧變。則曰繁費。天子移公自安徽撫江蘇。公憫然一疏任之。明年春。海艘數千。米百六十萬石。倏抵天津。不損一人一舟。每百石費僅數十金。視河運省費固倍。視前

撫臣章煦所奏海運每百石價三百兩之數。且省數倍。明年公遂擬改蘇松太倉三屬之漕。永歸海運。以大蘇官民之困。先後陳章程六條八條。雖事格未竟。而人知海漕利國利民利官。爲東南拯敝第一策者自此始。道光十年冬。公督兩江。兼管鹽政。承蠲壞之後。如淮南之窩價。淮北之壩積。兩淮之岸費。皆浮糜數百萬。仰食其間者千億計。當事熟視其弊。不敢動。公謂非減價不能敵私。非輕本不能減價。非裁冗費不能輕本。遂奏裁淮南窩價百餘萬。江西湖廣揚州各官費百餘萬。又三疏奏駁糧艘夾帶。歲少蘆私十數萬引。而淮北則創改道不改捆。歸局不歸商之制。每歲暢行。倍額溢課數十萬。盡償淮北之積逋。且劑淮南之懸引。末年。並欲推淮北之法於淮南。條舉規畫甫定。而公已病。然天下皆知劉晏舊法。爲澄源上計。不爲綱法所縛持者自此始。方公初議海運。則南漕北倉撓之。議裁漕費。則窩商蠲吏撓之。議截糧私。則長蘆總漕撓之。議改票鹽。則壩夫岸吏撓之。羣議沸騰。奏牘盈尺。使公之任肩稍不力。天子之倚任稍不堅。必不能善其後。故敬揭公之力犯羣忌。而事未嘗不畢。恩禮未

嘗不卒者於碑。以爲封疆大吏勦。又以謂今日東南民計。國計。莫因如漕鹽。公所排決疏導。可垂久大者。亦莫如海運與票鹽。後有來者。欲大蘇東南之困。爲國家籌百世利。非廢其緒而恢之。不可也。公諱樹。字子楨。雲汀其自號也。湖南安化人。嘉慶七年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改御史。歷戶科吏科給事中。巡中城。巡南漕。出爲川東兵備道。道光元年。擢山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三年。巡撫安徽。五年。移撫江蘇。十年。加太子少保。總督兩江。兼管鹽政。卒年六十有二。生平所至輿革。務挈大綱。導大窾。若治安徽之荒政。之水利。之清釐庫帑。治江蘇之松江。婁江。白茆河。孟瀆河。他人得其一。皆足名世。而於公則爲緒餘。故不悉書。系出晉大司馬侃。曾祖崇雅。祖孝信。皆贈如公官。考必銓。邑諸生。祀鄉賢祠。曾祖妣彭。祖妣李。妣黃。皆贈一品太夫人。妻黃夫人。側室賀。張。劉。盧。楊。張。子栳。方八歲。恩賞主事。女七。所著奏議詩文集。蜀輶日記。陶靖節集註。各如干卷。以二十年某月日。葬安化某原。源自弱冠。識公京師。中歲樓遲江左。受知至懇。以篤。曾預托以身後樂石之文。用敢副舉其大者。揭諸墮牲。以餉來世。銘曰。

萬生芸芸以利相萃如蠶萃身有齋其除必爬與梳萬衆噩呼鄰有國僑唐有文饒始謗終謫我洞其原必攜其偏以對乎天我導其始人竟其委以俟君子萬夫之特兼人之力孰幹王國勛在三江魂反九江孰幹王邦如暘如月如霜如雪維臣心是泐如雪如霜如月如暘維帝心是傍

兩淮都轉鹽運使發源王君墓表

士用世于三代以後。雖于三代以前者。有二。兵刑農賦。不名一方。不專一職。猝然取之而必應。更試爲之而不恒。又南朔東西。惟朝廷所命。俗不暇漸習。任不及久遠。視三代以上之各仕其國。終身一官者。難易相百。而國家以此馭天下士。未嘗不間收其效。則恃士有誠求疊斐之心力。以貫於綱紀節目之間。隨其大小各有以自見。縱專精不及古人。而心力則視古猶倍之。今天子御極以來。江浙知名吏。以平羅僉君發源王君稱最。二君皆任兩淮鹽運使。大吏方藉其力以自覩。而相先後卒。上下重有愴焉。故既爲僉君銘其幽。而王君之子復求表其墓。按狀君諱鳳生。號竹嶼。徽州發源籍。父友亮。始僑寓江甯。君

少治舉子業。屢試不第。嘉慶十年。援例以通判試用浙江。二十有五年。補嘉興府通判。君在浙江日久。屢署知縣事。所在有聲。所著保甲事宜冊。浙閩總督汪公志伊。刊爲程式。其令蘭溪僅數月。清積案七百餘事。其令平湖。民有數百戶誦經茹素。傳授邪教者。時江南奸民方榮升。以傳教與大獄。在事者咸受上賞。故浙吏亦思以爲功。君因其愚惑。株連無辜。爲開諭利害。飲以羊酒。感泣自悔。止拘爲首數人。科以軍流罪。以白巡撫清安泰公。公掛謝之。大失同官望。適道光元年。天子用刑部侍郎。帥公來撫浙。兼轄議政。又有清查通省倉庫之議。方難其人。與君語。大說。遂奏君總司其事。奏署知嘉興府。明年。又擬奏署知杭州府。君力辭不就。是冬。升玉環廳同知。會杭嘉湖三府苦雨告潦。議大濬浙西水利。以浙西之水尾閘于吳淞。實在江蘇境。乃會奏兩省合辦。而調君乍浦同知。專治浙水。與江蘇道員勘議。君由天目湖州嘉興。沿太湖以達松江。所至繪圖具說。帥公故負重望。知人善任。能盡君所長。故君政聲亦自帥公至始大著。四年。方計費興工。而帥公以憂去。是冬。淮南大風。高堰潰決。兩江總督魏公

元煜。河督嚴公根。合奏調君南河同知。而浙閩總督趙公慎。亦密保君才堪大用。于是五年抵工。三月卽擢知河南歸德府。時永城旱蝗。君齎宿禱廟。果雨。率屬捕蝗。尤力。民以不災。又請于巡撫。藩臬。夏邑。永城之惠民溝。滅水溝。巴清河。沈公堤等處。以資蓄泄。九月。復擢河北彰衛懷道。河北屬有五廳。歲修險工。糜費巨萬。道員多深居簡出。不時駐工。春秋防汛。虛應故事。君事必躬親。細而放淤抽滯。厚水。大而搶險下掃箱墊走溜。皆親率。廳督監蒞。又以歲修有定例。而另案無定例。在任三年。力刪另案。計所請挑之工。惟原武陽武延津之文碧天然二渠。封邱之四渠。其議挑未興者。安陽之廣潤渠。並原河故道而已。旋以疾乞歸。家居二載。用兩江總督大學士蔣公薦。起復原官。入都。蒙 召見。卽命升署兩淮鹽運使。時道光九年三月也。以淮巖極敝。銳意整飭。條陳十八事。如收竈鹽。節浮費。濬河道。增屯船。緝場私鄰私之出入。禁江船漕船之夾帶。以及清查庫款。督運淮北。事皆可行。惟求免帑利。而反借藩庫道庫銀三百萬。則事所必不可行者。故蔣公半允半不允。方疏入。待施行。而黃玉林之事起。黃

玉林者。儀徵私梟也。以遺犯私逃回籍。君計招其出首。請于蔣公。奏許隨營緝私贖罪。而無識妄議者。或謂兩淮從此永無私梟。或又謂將釐東南大患。顧玉林實無能爲。皆州縣吏張大其勢。蔣公虛其叵測。提至江甯獄。科以軍流罪。旋得玉林所寄其黨私書。意存反復。復密奏。請處以重法。上以前後歧議。嚴譴蔣公。而君及鹽政顧森。亦均降調以去。而陶公澍適奉總督兩江之命。朝廷又特遣戶部尙書王公鼎。侍郎寶興公來江查辦。合奏留君。襄饑事。踰月而議定。始裁鹽政歸總督兼轄。大裁浮費。略與君前策相出入。旋又奏以君往查湖廣銷引情形。及勘議淮北改票事宜。故君卸任而仍與饑事終始。道光十二年。湖北大潦。湖督盧公坤。奏調赴楚。總辦隄工。君歸自淮北。卽赴楚。時江隄。則有武昌之江夏蒲圻咸甯嘉魚。荊州之江陵公安松滋監利。黃州之廣濟黃梅。漢隄。則有漢陽之漢川沔陽。安陸之鐘祥天門京山潛江。袤亘千里。同時告災。君策緩急。陳利害。往返跋涉。半載告竣。會是秋。蛟水復驟至。新堤完潰。各半。盧公以天災非人力所及。仍請以道員留楚補用。奉旨送部引見。君終引

咎不安。力乞疾歸。明年。浙江海塘役興。侍郎趙公盛奎。及原任河督嚴公煥。皆馳書促往。君辭不赴。而淮北票鹽大暢。陶公以君首議功奏聞。且促君出山。杏部報痊。行有日矣。而病復作。十四年夏四月。君疾寢劇。乃復請假。而竟不起。年五十有九。君生平以仕爲學。尤篤好圖志。其在浙江。奉勸災潦。則成浙西水利圖說備考。在河工。則撤取所屬府州縣地圖。各系以利病。成河北采風錄。及江淮河運各圖。其在湖北。則有漢江紀程。及江漢宣防備考。其在兩淮。亦有淮南北場河運鹽走私道路之圖。每吏一方。必能指畫其方之形勢。與所宜興革。若將寢饋。而旋去之。所至倥傯。講求日不暇給。左手畫圓。右手畫方。故士見用於三代後。蓋難矣。四方大吏以才難之故。爭相奏調。倚君若左右手。刑名漕賦。水利巖政。若風雨總至。君朝南暮北。席不暇煖。所試或效或不效。無一竟其用。故無專長特績。可頌當時。傳後世。而近日海內談實用之學。必首推重君。則其誠求之心。暨斐之力。足以孚下而信上。士所遇。大遂不大遂。固自有命焉。豈以是加損哉。所著書未刊者。尙有詩集若干卷。學治體行錄若干卷。其未成書。有韻

史彙說若干卷。孜孜矻矻。導原植根。推而放之。充如也。妻前葉後邱。皆封淑人。子二。世翰世口。女四。以某年月日葬某原。梅郎中曾亮。已爲誌銘。林中丞則徐。書丹。故予表其墓。特揭君學行志事之大者于阡。禮儒行有曰。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君之謂哉。君之謂哉。

戶部左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周公神道碑銘

上之是非不明。則其公在下。下之是非不明。上之是非不明。則其公在上。公在下。則是非與黜陟出于二。公在上。則匪直出于一。且以黜陟正是非。尤克昭蘇萬物平概羣品。國家承明之敝。決塞去壅。而今上六七載。各直省若涇縣之獄。渭南之獄。太原之獄。德清之獄。匹夫匹婦。猶有不獲其情者。輒煩朝廷重臣親跋涉萬里。或內付廷尉。而後平反之。重蔽牢蒙。咸卒破壞。故幽隱畢達。而吏不敢以民命草芥。其尤甚者。湖南湘潭之獄。侍郎周公以手書爲撫臣許奏。身譴職削。吏乘勢益無忌。黨并雷同。剗根滅跡。巨奸逸法網。良牧絃劫議。萬夫吞氣。放臣息影。惴惴蝸居。灰心絕望矣。而雷霆忽發于新政之初。

起廢之詔。舊撫之譴。與一二詞。治獄之督撫按察。相繼盡投閒散。而復公舊職。歎歷中外。復爲天子重臣。使獄事虛實。曲直出覆盆而照日月者。皆出

天明天聰特照獨斷。嗚呼。豈非公在上而是非出一者與。方獄事之起。始以江西客民之變。繼以湖民之報復。大吏不善鎮撫。以致閉城罷市。械鬪兼旬。人心洶惶。幾激大變。時值仁廟六旬萬壽之年。撫臣慮干不測。初奏至卽諱匿。不以實聞。而首羅織在籍石給事中爲鉗塞言路計。識者蚤知其無意獄事矣。公詢其賈奏材官。盡得狀知虛實。大慙。慮釀湖南巨患。旣而奏本末。有

收馳詢。猶不以撫臣爲不可與言。手書忠告。撫臣方倉皇于

廷敕。不德

反讐。遂一意護前。反噬搆陷。公以是獲嚴譴。然天下亦遂曉其一樸誠。一傾險。一忠直。一罔上。詩曰。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古今君臣寮友之際。詎不甚難哉。以公至誠無逆億若是。設遇軍國事重且大於此者。必不肯隱忍。卻願嘔喘明矣。遇友有賢於舊撫者。其必竭誠無不盡明矣。被放南歸。先後尙蒙樸實之褒。鯁直之諫。仁廟知公不謂不深。乃守制起

復未幾而被議。

今上再起，駸

擢用而遂不祿。士功業顯不顯於世固

自有命焉。於人又何尤。公文學在士林。典刑在鄉邦。政績在海內。有李君兆洛行狀及江蘇請祠名宦公狀在。惟湘潭一獄本末。則迄今海內傳聞尙有不盡其情者。故敬揭

國家所以重民隱決壅蔽。使孤立樸誠之士百擠不傾。有以作百世臣子之氣者於前。而後以公生平他行銘諸後。公諱系英。字孟才。號石芳。湖南長沙府湘潭縣人。乾隆戊申鄉試舉人。庚戌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詹事府右春坊右贊善。司經局洗馬。翰林院侍讀。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光祿寺卿。內閣學士。吏部兵工四部侍郎。兼署禮部右侍郎。充

修官

仁宗實錄總纂官副總裁。咸安宮總裁。治河方略館副總裁。文淵閣

高宗實錄館纂

直閣。日講起居注官

南書房

尚書房行走。嘉慶戊午庚申順天鄉試

壬戌會試同考官。福建江南順天鄉試副考官。四川山西江西江蘇學政。卒道光四年七月三十日。生乾隆三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歲。奉

旨。視江

蘇名宦祠。曾祖某。祖某。父某。皆贈如公官。妣某。以上皆贈太夫人。配謝夫人。子

銘恩。副貢生江華縣教諭。貽楮。監生貽楨。廣東鹽庫大使孫二。葬某原。銘曰。
帝選宿學。入侍。講幄。公矢其懇。匪夕伊朝。受知。兩朝。若雲在霄。曰汝
教督。於汾於蜀。士背其說。曰汝司衡。於南於京。士奉其英。曰汝貳部。司空司馬。
朕肱且股。天鑒其衷。民籲其恫。公蹇其躬。雖則蹇難。仁廟斯眷。溫綸載
渙。卒俟其定。以貽。嗣聖。大正厥命。臣受於君。子受於親。惟命之循。實
錄手輟。中夜感涕。曰思。先帝弗懲厥前。益矢厥肩。掾民恐遺。手拮口瘡。大
災克蘇。士氣克桴。庶公其宰。以潤四海。曷云不待。公重如山。公粹如璠。萬夫之
憲。公位日崇。公產不充。一畝之宮。顯顯令哲。幡幡黃髮。曷云其忽。窮碑湘濱。公
配恪勤。以教事君。

湖北崇陽縣知縣師君墓誌銘

道光二十有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湖北武昌府崇陽縣生員鐘人杰。聚黨偪城
劫官。知縣師長治死事。賊遂陷崇陽。通城。大戰官兵。明年正月。賊平。湖廣總督
奏師君遇害始末。詔賜卹如例。部議予世襲雲騎尉。君故與源同鄉。試官

內閣。又獲交于君之伯父前海州知州亮采。故其歸葬也。海州命源志其事。且銘其幽。嗚呼。崇陽之事。僅爲君歎悼哉。崇陽圍萬山中。胥役故虎而冠。凡下鄉催徵錢糧漕米。久魚肉其民。生員鐘人杰。金太和者。亦虎而冠。與其黨陳寶銘汪敦起而包攬輸納。不數年皆驟富。與縣胥分黨角立。前知縣折錦元憤不治事。一惟胥役所爲。致兩次闕漕。據巡撫伍長華所批漕石加收一斗之數。造扁送縣。毀差房。武昌知府明峻惟以調停姑息。于是姦民日肆。湖廣督撫劾罷折錦元。以金雲門往署縣事。禽金太和武昌獄。勢少戢。是年九月而師君至。鐘人杰聞上游檄捕甚急。疑其仇生員蔡紹勛所主使也。約黨渡河篡取之。至則紹勛已遁入城。卽賊其家。焚其廬。并率數百人踞逐入城。城門已閉。內外鼎沸。知縣師君登城讜之。不退。城內兵役矢石相持竟夜。質明城外人益衆。踰缺入。大索蔡紹勛不得。則執知縣迫令申狀。言蔡紹勛作亂。鐘人杰倡義助捕反者。并請上司釋金太和歸縣。時武昌知府明峻以事在蒲圻。距崇陽一日程。師君先令其長子懷印潛出城。請明峻來縣彈壓。而明峻急回武昌。于是衆益張。師君

遂罵賊死。妾吳氏及姪女皆殉之。師君莅任甫百日。收漕無耗羨。鐘人燕無可歸罪。乃櫛斂而哭祭之。言己以報仇倉卒誤害良吏。事不獲已。遂劫庫獄。散倉粟。造械械。勸境內四十八堡堡出人若干。不從者殺。然烏合鄉民。無槍械。距省僅二百餘里。使省城以兵數百星夜馳赴。立可散黨禽渠。而武昌督標兵因夷寇調赴江浙。存城無幾。總督裕公以兵二百駐咸甯。距崇陽百里。以俟提督之至。賊得日夜脅從。衆數千陷通城。又攻蒲圻。攻通山。衆至萬餘。幸官兵挫之蒲圻城外。殺賊千餘。湖南兵亦分守要隘。脅從半散。明年正月十八日。提督劉允孝至。先張疑兵大路。而正兵由蒲圻進剿。黨羽瓦解。鐘人燕窮蹙就縛。前後調湖南北兵五千餘。請帑二十餘萬。所獲首從各犯文武生員至十餘人。嗚呼。國家轉漕七省。二百載來。幫費日重。銀價日昂。本色折色日浮。以困。于是把持之生監與侵漁之書役交相爲難。各執一詞。弱肉強食。如園無端。及其難濟。俱傷兩敗。雖有善者亦末如何。而或代受其禍。近年若浙之歸安仁和。蘇之丹陽震澤。江西之新喻。屢以漕事興大獄。皆小用兵。而崇陽則大用兵。不甯惟是。距崇

陽事未二載。而湖南未陽復。以錢漕浮勒激衆圍城。大吏至調兩省兵攻捕于瓦子山。曾波洲。淵月始解散。俘生員歐陽大鵬等于京師。論功行賞。與湖北崇陽一轍。嗚呼。僅爲師君悼歎哉。君道光己卯科順天鄉試舉人。前任浙江上虞縣。死時年四十有五。妻□氏。以奉母留揚州。不與其難。子世杰。以某年月日歸葬陝西韓城之某原。銘曰。

國家大政。食與戎。漕窮啓兵。相激。奢。豪民豪胥。維蠹同。蚌鶴相持。乃相攻。吁。君之難民之恫。維賊猶存三代公。崇陽未已。未陽從。大刑屢修。誰剗窮。易爻訟師。繼需蒙。膠庠獄亦承平功。法窮匪變。云胡通。嗚呼。漕賦安所終。

廖含虛先生墓誌銘

郴州含虛先生之歿也。弟子在武昌者。喪服走二千里。踵門而哭之。郴之人巷不歌。春不相者。逾月。或曰。先生力學。獨行於孤貧之中。爲國人矜式。故能然。蓋隱君子也。或曰。不然。先生不由師傅。自靈樞遁甲形家言。放而至於丹青琴奕。詩古文詞。靡不通。課子若孫。以忠孝。奚其隱。或曰。先生晚而逃禪。兼習導引。其

生死皆有異。其游方之外者歟。或曰詩人歟。邵陽魏源獲交於先生之孫宗湘。湘爲言先生行事至章以備。卒亦莫能專名也。嗚呼。古則有士不燻其光。世而我遺。放彼窮鄉。行無轍迹。學無故常。未嘗自資於萬物。物亦莫之能傷。無他。其天全也。源何足以知之。無已。請志之曰。先生廖其姓。奇珍其名。庸之其字。含虛晚自號也。郴州人。卒嘉慶二十有五年九月日。年七十有五。葬州之西鳳鄉尋母巖下。配曹子二。紹衡紹蓮。孫五。宗淵宗南宗政宗海宗岱。所著書若干卷。藏于家。又隴其行繫諸銘。銘曰。

有古君子。頎而闇。少賤多藝。驚其羣。負薪掛書。汲養親。翦髮營飲。負土壤。國人皆曰孝子珍。不夷不惠。行中倫。神完氣夷。無色聲。聞其醫款。皆遶巡。五鑿六欲。分喪真。獨樾其戶。堙其原。赤光出戶。夜驚鄰。嗒然坐逝。遺吾身。羌孰測兮天耶。人。素車束芻。來踵門。弟子千里。走以跋。曷以瘞幽。填怪瘡。有孫有孫。能斯文。

張鐵甫墓誌銘

君子之學。太上明諸心。次尊見。下徇習。以本爲淵。以用爲權。匪膠乎一。惟是之

全。渾渾以圓。卒符人所羣。然此明諸心之事也。以己爲樊。以性所近爲沿。雖不軌乎大同。自信甚專。能使物靡然從焉。此尊見之事也。以衆爲鵠。以耳爲目。以時地所邇爲屬。易以自足。此徇習者之事。立今指古。遞數屢遷。本與支相維。狂與狷相剽。虛與實相倚。其能以道易天下。必明諸心者也。過此則意見參焉矣。見則成習。非宏毅莫之返。明之季。梁溪鼓山以躬行返天下。虛習敦于實際。體明用光。厥施未昌。而國初諸子裂之。守朱者曰戶庭之儒。考經者曰塗轍之儒。皆將以橋虛就實。而叩其自得則瞠然。以所見諸用則瞠然。戶庭塗轍之儒。充天下。吳江張君志返世習而未能者也。始治經於塗轍者有年。既而曰是迹也。何以有諸躬。繼研道於戶庭者數年。既而曰是域也。何以會其通。久而以宋貫漢。朱融陸渾。其中廓有容。則又慨然曰。如有用。我尙未之能信也。則如之何。衡王道。測民隱。程日用。必返諸原。母闕母墮。擴充大半。未見其止。而遽以死。死之旬日。江南鄉試榜發。舉第一。於是弟子張生洲奉遺書及狀。謁於主考蕭山湯侍郎。又明年求銘於侍郎之門人魏源。源觀君之學。始以其虛受衆。是入而

融之。繼以其實辭衆非。故出而公之。體用本原。既滙於一。以培以去。事半功倍。原既復矣。見與習烏蝕諸君名海珊。字鐵甫。生於吳。吳人莫之知。知生者張。知死者湯也。其死以父印江游滇不返。致心疾也。在道光元年八月。年四十。妻邱子三。所著文集如干卷。日記一卷。言禮言兵言農之書。各如干卷。銘曰。好游而戒外兮。好友而戒兌兮。禮以喪親。終不內兮。其農田水利。小試諸鄉。滄兮。其知兵處變。訛言不戒兮。抑其學之縮端耳。匪云艾兮。我銘喟君。未光大兮。

李希廉墓誌銘

嘉慶十有八年。提督湖南學政蕭山湯侍講貢士八十餘人於朝。明年。桂東李君克田試舉出都。侍講三詔之曰。損酒益食。損文益質。損名益實。君拜受以行。時年二十有九矣。豈弟溫良。吉祥而芳。負斐然之狂。邁鬱鬱之志。卒歸。反求能自得師一年。而損口二年。而損交五年。而損飾其未能然也。於家家多闕者。於鄉鄉多嘖者。久益克。訖家邦歸仁于于。以興未見其止也。逾年。郴州陳起詩以書來。則君死矣。悲夫悲夫。於是同門魏源卒哭而爲之志曰。君之始中可知也。

幼慧自憲。長敏於爲。從教諭嚴先生某而折節。知自克。及見湯先生而始割心於道。士之赴道者以名。君獨以其誠。親庭叱咤。不及犬馬。交處十年。未嘗忿顏。觀侮不知。遇諛不億。侮愧諛服。不大聲色。抑天性過人。非矯以然。至其引繩墨。切過失。閑小大。枉尋尺。則自君之歿。吾黨士咸若無所依者。詩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君其有焉。而遽以死。天其祝予。悲夫。悲夫。君卒以道光元年七月。年三十有九。妻前黃後胡。子二。葬某原。希廉字也。詩文發于天機。油油可詠。有晉人之風。銘曰。望其墟。臯如嶠如。大哉死乎。君子以息其軀。

湖南按察使贈巡撫傅鼎傳

傅鼎字重庵。浙江山陰人。祖體仁。江西萬安縣知縣。父兆東。四川南部縣典史。始鼎以府經歷仕雲南也。猓夷擾邊。威遠廳屢戕同知。大吏以鼎往圖之。乾隆五十九年。以猓猓二百餘功。擢知甯洱縣。明年。從雲貴總督大學士嘉勇貝子福康安討貴州湖南紅苗。復以計擒酋吳半生功。賜花翎。以同知直隸州用。旋丁母憂。以金革奪情。嘉慶元年冬。授鳳凰廳同知。應治鎮筸。當苗衝。戶竄亡。而

明年春。大兵已移征湖北。教匪月給。降苗鹽糧銀糶。糜之。而氛愈熾。藉口前宜勇伯和琳苗地歸苗之約。遂蔓延三廳地。司事者至。侶以苗爲民之讖。議盡應其求。竊知愈撫且愈驕。而兵罷難再動。且方民弱苗強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棲之。固其丁壯。而礪其要害。十餘礪。則堡之年餘。犄角漸密。苗妨出沒。遂死力攻阻。竊以鄉勇東西援救。戰且修。其修之之法。曰近其防閑。遠其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礪台以堵敵。堡以聚家室。礪卡以守以戰。以邊出。以截歸。邊牆互山湖。哨台中邊牆。礪台橫其衝。礪堡相其宜。凡制數者。近石以石。遠石以土。外石中土。留孔以槍。掘濠以防。又日申戒其民曰。勉爲之。是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盜不賒。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數敷。犄角故勢強。民競以勸。百堵皆作。而三年苗大出。焚掠下五峒。大吏將中。薛開邊。謀罪。又兵備道某者。阿意各出納。以旁掣之。事且敗。會四年鎮。算黑苗吳陳受衆數千犯邊。於事有苗。誰何嘗底定之。詔責巡撫姜晟。嚴首賊。竊爲禽之。始奏加知府銜。俸。是年礪堡成。明年邊牆百餘里亦竣。苗井不能乘晦霧潛出沒。每哨台舉銃角。則知有

警。婦女牲畜立歸堡。環數十里戒嚴。於是守固矣。可以戰。時鎮軍左右營黑苗最思邊。適謀晒金塘驍苗悉出掠瀘溪。卽夜三路擣焚其巢。復回要伏苟拜戲。大戮之。苗氣始奪。六年而貴州變起。蓋湖南環苗東南北三面七百餘里。其西面二百餘里之貴州邊。尙未修備。故石峴苗復思狡逞。煽十四寨。並附近湖南苗以叛。竊以鄉勇千五百馳赴銅仁。而貴州巡撫伊桑阿至。叱其越境要功。遂以招撫戡定奏。回貴陽。時首逆槍械皆未微。各寨方沸然。邊民赴懇雲貴總督琅玕。琅玕至。急檄節會剿。三日。盡破諸寨。其破崖屯。潯也。前兩路。賊皆壘石守。節使貴州兵攻其前。而自領鄉勇夜探山後徑。猿引上。黎明始達。礮天降。火寨起。貴州兵望之。亦奮呼奪險。遂連破五巢。其破上下潮也。萬山一峽。苗以死守。乃夜分貴州兵左右裹山圍之。而親督鄉勇黎明攻峽。至哺。礮破之。追逼其寨。驍苗方迎死戰。卽分兵火寨。上潮潰而下潮亦望風潰。又爲守隘貴州兵禽斬。前後殲苗二千餘。三日。掃穴平。做湖南法。建礮堡守之。而伊桑阿冒功。謾邊罪。爲新巡撫初彭齡劾伏法。節遂奉

旨總理邊務。始節議遷永綏城於花園。

副將營於茶洞。而貴州亦藉永綬聲援。重其移。爾屢陳督撫益力。至是。詔
琅玕查奏。爾再赴銅仁。面陳永綬孤懸苗巢。形釜底。自元年盡撤營汛。後城以
外卽苗地。有三難二可慮。并請於貴州邊設螺螄堡。移湖南守備戍之。助彈壓。
琅玕乃奏。移駐。是七年九月遂移之。既而其城羣苗爭占。彌月槍礮聞黔境。爾
以鄉勇敢百深入。忽遠近苗大集。急上據吉多寨。苗數重環之。銃相繼。爾以奇
計穿圍去。苗疑不敢逼。然自此遂議繳槍械以絕其牙。距其抗命者。則復有永
綬。生苗鳳凰。黑苗之勦矣。初永綬以廳城掣肘。從未深入其巢。果抗繳槍械。而
積惡石宗四等。并阻丈田土。復糾數千苗大猖獗。而是時廳已移出。且分駐形
勢地。又得貴州螺螄堡可駐兵。遂立以鄉勇千餘。苗兵二千。敗之旁都河。使永
綬鎮營兵扼後路。而自分兵進攻。連燒六寨。乘勝窮追。至陽孟岡。嚴寒。山路凌
競。方少息。忽五鼓萬苗突至。跳起揮兵禦之。時火藥餘數十觔。而後路既絕。苗
四面急攻。銃發如雷。勞岌岌。會雨霰雜下。苗繩確溼。槍凍比曉。我兵乃刀架並
前。人自爲戰。鏖至山後。斬墮溺死二千餘。生擒石宗四。明春正月。移兵螺螄堡。

連勦破口漏魚補抽等寨。焚巢破卵。是役也。賊起事。卽戕良苗。故竊得以驅策。苗兵深入。轉戰月餘。破寨十六。獲槍。斃刀矛三千。有奇。餘寨乞命。降永綏苗一舉。平。此後惟高都兩頭羊役。遂不復用兵。二寨皆鳳凰深巢天險。各寨繳兵後。猶負固。至是。皆乘兩夜晦濛襲之。懸徑出奇而後破。其貴州苗未繳槍械者。亦發印諭五十道。遍檄黔寨。咸震疊無敢抗。時嘉慶十一年也。初乾隆乙卯。嘉勇貝子征苗。時川湖貴廣重兵環境。有進康熙五路平苗策者。不用。故苗得并力拒大軍。竊則偵謀。聞然。聲束擊西。倏然其去。忽然苗各自守。則黨日離。不測則情益緜。從來備西北邊。莫善於李牧一大創之之法。禦流寇。莫如堅壁清野。法而懲苗。則莫如沈希儀。勦法。竊專用之。大小百戰。殲苗萬計。追出良民五千口。良苗千餘口。而所用不過鄉兵數千。則惟訓練有過人者。大都苗疆用兵異他地。重山深壑。奧複巖峭。而苗狽騰獸。蕩如平地。此一長也。地不可容大衆。其進無部伍行列。退則鳥獸竄。岡迴箐邃。賊忽中發。內暗外明。猝不防及。此二長也。銃銳以長。隨山起伏。命中莫當。惟腰繩藥。無重衣裝。此三長也。竊因苗地。用

苗技先囊沙輕走以習步。仿造苗槍。立上中下三的。以習仰擊俯攻。臨敵則亦不方陣進。呼噪噓散。無異以苗攻苗。又苗兼挾利刀。乘我火器甫發來戕。因兼習藤牌閃躍法。狹路則短兵制之。彼橫蠻則趨捷勝之。每戰還。必嚴汰。數年始得精兵千號。飛隊優養。勸練而嚴節制之。行山湖風雨而行。列不亂。遺賫貨載道。無反願者。共甘苦。若妻子。哭陣亡。若子弟。報公憤如私仇。而鄉兵明地利。習苗情。又多被禍。同仇之人。是以致死。如。一十年勦永綏苗事聞。詔各省督撫提鎮。以公練鄉勇法。練官兵。宋史稱辰州土官秦再雄。練土兵三千。皆披甲渡水。歷山飛壑。遂一方無邊患。故詳著之。俾司苗疆者有考焉。至其屯田一事。與修邊禦苗錯舉。皆於十年歲事。其始不無廣占民田。以權利害輕重。及事定。民爭復業。屢有訟言。於是議者人異詞。余獨載扉上巡撫高杞書曰。防邊之道。兵民相輔。兵衛民。民實屯。有村堡以資生聚。必有礮卡以固防維。邇者貴州巡撫初公。奏商均田一事。請陳利害情形。而效其說。湖南苗疆。環以鳳凰永綏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廳縣。犬牙相錯。其營汛相距。或三四里。或五六七八里。故元

年班師後。苗雲擾波潰如故。維時。鼙竭。心籌之。無出。礪堡爲上。遂募丁壯子弟數千。以與匪苗從事。來痛擊去。修邊前。戈矛後。邪許得險。卽守寸步。而前而後。苗銳挫。望絕薪燼。焰熄堤塞。水止。然湖南乙卯二載。用兵來。已耗帑金七百餘萬。國家經費有常。而頑苗叛服無定。募勇不得不散。則礪堡不得不虛。後患不得不虞。則自闔不得不亟。通立合作。且耕且戰。所以招亡拯患於始也。均田屯丁。自養自衛。所以一勞永逸於終也。相其距苗遠近。礪堡疏密。爲田畝多少。鳳凰廳礪堡八百。需丁四千輪守。並畱千人備戰。共需田三萬餘畝。乾州廳礪堡九十餘。守丁八百。屯田三千餘畝。保靖縣礪堡四十餘。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餘畝。古丈坪廳苗馴。止設礪堡十餘。守丁百。屯田五百餘畝。永綏廳新建礪堡百餘。畱勇丁二千。亦屯田萬餘畝。而後邊無餘隙。各環苗以成圈。圈之勢峻。國防省國計也。異族偪處。非礪堡無以固。礪堡非勇丁無以守。勇丁非田畝無以贖。在邊民瀕近鋒鏑。固願割世業而保身家。卽後路同資屏蔽。亦樂損有餘以補不足。况所募土丁。匪其子弟。則其親族。而距邊稍遠者。則仍佃本戶輪租。視

古來屯戍。以客卒土民雜處者。勢無越矣。與一旦散數千。驍健無業子弟。流爲盜賊。爲無賴。何如收。駕輕就熟之用。而不費大帑一錢。稽之古效。則如彼。籌之今勢。則如此。惟執事裁之。其堅持定議者。大指蓋如此也。積久制益密。田益闢。則又有出前議外者。於是墾沿邊隙地二萬畝。曰官墾田。又贖苗貧民田萬餘畝。曰官贖田。以備補助。濟折耗。以廩屯官。授屯長。以給老幼丁。賞練勇。暨歲修城堡。暨神祠學校。養濟院育嬰堂。費百務並舉。而苗占田三萬五千餘畝。亦以兵勅出屯。效力苗兵五千。其苗弁復自呈七千餘畝爲經費。以苗養苗。卽以苗制苗。於五年陳屯政三十四事。十年陳經久八事。十二年復陳未盡七事。大抵其經費田。皆佃租變價者。其屯丁田。則附墾躬耕者。其訓練與農隙講武。則屯守備掌之。以轄於兵備道者。使兵農爲一。以相衛使民。苗爲二。以相安。故約官與兵民。曰。毋擅入苗寨。毋擅役苗夫。約苗。曰。毋巫鬼椎牛羣飲。以靡財。毋挾槍矛。尋睚釀釁。則永永不窮且變。遂同學校。同考試。嗚呼。其善深長。思矣。雍正間。張尙書廣泗。改黔粵苗歸流。設九衛軍屯法。蓋以經略督撫之權行之。故帖

帖無異議。竊區區守土臣。未領縣官斗糧尺兵。所事大吏。不掣其肘。即已幸。徒自奮於齟齬拮据中。蓋獨爲其難。卽其始欲不借屯以養丁。繼不長屯以安鳥合數千衆。其可得乎。後之君子。設身以處之。綜其始末。揆其利害。而知用心苦矣。十三年屯務竣。入覲。詔曰。國家治民以官。任官以人。辰沅永靖。兵備道傳。竊專司苗疆。十有餘載。鋤莠安良。除弊興利。置碉堡千有餘所。屯田十有二萬餘畝。收卹流民十萬餘戶。屯兵練勇八千人。追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復勸懇化導。設書院六。義學百。邇苗屢屢向學。籲求考試。遂已革面革心。朕久聞其任勞任怨。不顧身家。悉心籌畫。臻斯完善。特因未識其人。尙未特沛恩施。今日召見。果安詳諸練。明白誠實。洵傑出之才。堪爲封疆保障。若天下吏咸若是。何患政治不日有起色。其卽加按察使銜。用風有位。明年授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以苗弁兵民籓留。命每秋一赴苗疆。慰邊人思。竊之在苗疆也。日不暇給。門一木。匭訴者投滿其中。夜歸。倒出閱之。黎明升堂。剖決盡。兵民以事至。直至榻前。及爲按察使。一如同知時。下無壘情。故事無不舉。十五年兼權湖南布政使。

司布政使。十六年復入覲。天子方將擢廉巡撫。以大福湖南民。而六月卒於官。事聞。震悼。贈巡撫。賜祭葬。敕祀名宦祠。並許苗疆專祠。嗚呼。捍大災。禦大患。有功德於民者矣。年五十有四。嗣子端弼幼。故未有碑狀。嗣兵備道者。桐城姚興潔。體予築屯防志。鳳凰廳志。志例當有傳。乃傳。論曰。方爺之基於大吏。以倚齧也。則鎮守鎮總兵。富志那實保全之云。又舉歲給降苗十餘萬金。以委之。故爺得以蒙苗者。覺苗。富志那從征大小金川。習知山。設險之利。爺實從受之。卒以成功。仁人利溥哉。二妾寡居。飢粥不給。而議爺者。汔今聞焉。吁。北山勞大夫所爲太息者也。

歸安姚先生傳

姚先生名學塽。學者稱鏡塘先生。世居湖州歸安雙林村。父意峯先生。以乾隆丙戌十月丙午生公。性介厚重。在孩不戲。見物不取。父兄坐庭上。久侍立。足不動。既長。讀書穎悟。又毅然力行之。嘉慶己酉。舉浙江鄉試第一。父喪骨毀。丙辰成進士。官內閣中書。輒歸侍母。母不許。復之官。戊辰。主貴州鄉試。歸。道聞母憂。

痛父母不得躬侍。祿養遂終身。不以妻子自隨。既服闋。獨行至京。有一子世嘉。早世。以其弟之子世名爲己子。留於家。秩再滿。轉兵部主事。累遷至職方司郎中。居京師三十年。粗糲僅給。未嘗受人一物。故事部員於其鄉人之有事到部者。許同鄉官具保結。各有例規。謂之印結費。又外任官至京。於其同鄉同年世好之官京師者。各留金爲別。此二者京官類以自存。習爲常。公獨一無所受。其門下士伍長華。官湖北布政使。至京。以五百金贄獻。亦不受。或固辭不得。強留而去。則翼日呼會館長班。持簿至。書而捐之。前後捐館中者三千餘金。居喪時。有毳帽一。布羔裘一。終身服之。監糶不改。蓋所謂終身之喪。至署供職。衣敝衣冠。廁狐貉中。晏如也。持身嚴而遇物謙。下誠懇。惟恐傷其意。自奉極清苦。而春秋祭祀必豐。祭畢輒邀同人飲餽。善飲無量。雖爵至無算。而酒令精明。未嘗誤談論媿媿。而終席未嘗一言踰矩。其酒皆與客傳壺自酌。不令僮僕侍立也。平日未嘗輕議時事。臧否人物。而偶一及之。輒確當不易。雖練事之精觀人之細者。無不服也。平生未嘗著書。而經義湛深。源皆以大學古本質之。先生曰。古本

出自石經。天造地設。惟後儒不得其脈絡。是以致訟。吾子能見及此。幸甚。惟在
致力於知本。勿事空言而已。其文章尤工制義。規矩先民。高古淵粹。而語皆心
得。使人感發興起。有先生而制義始有功於經。當與宋五子書。並垂百世。遠出
守溪安溪之上。蓋自制義以來一人而已。初。尚書彭齡掌兵部。請先生至堂上。
躬起肅揖之。先生亦不往謝。大學士伯齡兼管兵部。屢詢司員姚某何在。欲先
生詣其宅。一見之。終不往也。先生六十歲生日。同里姚總憲文田貽酒二罌爲
壽。固辭。姚公曰。他日以此相報可乎。乃受之。先生之學。由狷入中行。以敬存誠。
從嚴毅清苦中發爲光風霽月。闔然不求人知。未嘗向人講學。仁熟義精。晚年
德望日益隆。自公聊遠近無不敬之。雖文人豪士傲睨自負者。語及先生無不
心服。無閒言。蓋誠能動物。不知其所以然也。官京師數十年。未嘗有宅。皆僦僧
寺中。紙窗布幕。破屋風號。霜華盈席。危坐不動。暇則向鄰寺尋花看竹。僧言雖
彼教中持戒律苦行僧不是過也。道光七年冬十月。廷試武士。執事殿廷。
敝裘單薄。晨感寒疾。卽呈告開缺。上官不許。給假一月。然先生歸志已決矣。其

在部也。必慎必忠。遇事必求無憾。感吏以情。吏不欺。既病。不寢。日正衣冠而坐。有問者必起謝。掛十一月戊戌。病篤。神明湛然。拱坐而歿。年六十有一。大人先生及士夫至。負擔聞之。皆哭。姚都憲秋農。張閣部小軒。朱閣部虹舫。陳學士碩士。龔觀察開齋。戚洗馬蓉臺。與其門人治其喪如其志。著有竹素軒制義若干卷。姚兵部詩文集如干卷。魏源曰。道光壬午年。拜公於京師水月菴。以所注大學古本就正。先生指其得失。憬然有悟。遂請執弟子禮。先生固辭。而心中固終身仰止矣。國朝醇儒推湯陸。先生取與之嚴。持守之敬。不亞湯陸。而深造自得過之。發爲文章。形於語默。左右逢源。可與胡敬齋先生並。其當崇祀賢宗以矜式百世。蓋有待于來者焉。

武進李申耆先生傳

自乾隆中葉後。海內士大夫興漢學。而大江南北尤盛。蘇州惠氏。江氏。常州戚氏。孫氏。嘉定錢氏。金壇段氏。高郵王氏。徽州戴氏。程氏。爭治詁訓音聲。瓜剖瓠析。視國初崑山常熟二顧及四明黃南雷萬季野全樹山諸公。卽皆擯爲史

學非經學。或謂宋學非漢學。鍾天下聰明知慧。使盡出于無用之一途。武進李申耆先生生于其鄉。獨治通鑑通典通考之學。疏通知遠。不囿小近。不趨聲氣。年甫三十。而學大成。兼有同輩所長。而先生自視矍然如弗及。嘉慶甲子。以第一人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知縣。擢選四川某縣。以親老告近。改安徽鳳臺縣。縣治與壽州同城。爲古南北用武地。潁淮汝。時患水。西北界蒙城阜陽。遠者百八十里。土曠而民悍惰。喜剽奪。黨羽至千人。各有頭目。殺傷人日或數起。號雖治。前令或不越歲輒謝事去。故治率苟簡。君下車卽周歷縣境。審地形。察水道。并出教與紳士商興修事宜。首從事于田賦保甲。前代淮南北屯墾甲天下。陂渠久廢。君先治豐湖焦岡湖。建牆築堤。濬溝十餘所。民有蓄洩。屢歲告收。遂以其餘力葺學宮。脩舍祠。廟津梁。百廢備舉。積年鉅盜悉就禽。有周清者。盜魁也。一日忽自投階下。願效驅使。且盡散其黨歸農。君勞以酒食。使充捕首。于是境不閉戶。壽春鎮總兵標兵多撓治。獨憚君威望。城西湖窪下。舊免租賦。爲兵民樵牧之所。相傳兵四民六。而無眵界。營馬縱踐民田。民

爭屢不勝。且分隸壽州鳳臺。事權不一。至是民復共愬君。念此非可口舌爭。命盡驅其馬。兵噪洶洶。不爲動。總兵多隆武憤。白於總督巡撫。乃檄盧鳳道鳳陽府會勘丈量。以十四里歸兵。十七里歸民。掘溝界之。兵民爭永息。君晨夜治事。數年縣大治。以其暇輯志乘。訪名勝。登八公山。置酒賦詩。先後在縣七年。中署壽州事三年。丁父憂歸。服闋。當赴選四川。而恬退不復出山。巡撫康紹鏞固請往廣東。教其子。偕回揚州。先後爲君刊書數十餘種。時道光元二年也。君既倦游。適當事聘主江陰暨陽書院。遂不出矣。家有藏書。弟子日衆。擇其尤者分治天文輿地二業。康熙乾隆皇輿一統圖。板存內府。海內無從購求。陽湖董君祐誠有撫本。惟分四十一圖。大小瓜離。不便披覽。且無歷代沿革。乃改爲總圖。每方百里。而以虛線存天度之經緯。光用朱印數十部。墨注古地名其上。起三代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略依皇輿表及一統志。每代各注一圖。號曰歷代沿革圖。皆以朱圖爲本。而墨圖緯之。但朱圖可印。而墨圖則在人自加。故未能廣布也。元和李君銳有三統四分乾象三術注。君欲推廣之。取歷代史中律歷

志盡通其法。因事體重大。未能究業。乃先成地球及天文圖。地球以銅與木爲之。各一。懼學者不能明。乃爲文以釋之。星圖則依大清會典天文圖。以視法變赤道爲直線。分十二宮爲十二圖。而別繪近南北極星爲圓圖。列于前後。較之赤道南北分圖尤便覽。且較原圖補入增星推準度分。以便占天者之考覽焉。君家居不預官事。惟興水利表忠節。則陳諸當事。孟濱河久塞。君言於巡撫陶公重濬之。芙蓉諸圩田被潦。則倡率修復之。所自著書率未就。而刊布前人遺書遺集金石翰墨至數十種。見人一技一善。欣然若己有。其論學無漢宋。惟以心得爲主。而惡夫以餽。飭爲漢空腐爲宋也。故以通鑑通考二書爲學之門戶。弟子蔣彤錄其平生緒論爲暨陽答問。又記其言動爲先師小德錄。可與可觀。與陸桴亭思辨錄可相表裏。近代通儒一人而已。

魏源曰。乾隆間經師有武進莊方耕侍郎。其學能通於經之大誼。西漢董伏諸老先生之微蘊。而不落東漢以下。至嘉慶道光間。而李先生出。學無不窺。而不以一藝自名。醇然粹然。莫測其際也。並世兩通儒。皆出武進。盛矣哉。余於莊先

生不及見。見李先生。故論其大旨于篇。

荆溪周君保緒傳

君諱濟。字保緒。一字介存。荆溪人。荆溪周氏。皆著孝侯周處之裔也。君自祖父以上無達者。及君生而敏悟絕人。嘉慶十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廷對縱言天下事。字數逾格。以三甲歸班。銓選知縣。改就淮安府學教授。歲餘。淮安府知府王毅丁祭。至學宮。禮畢。將就殿門外升輿。君力拒之。毅不憚去。君即日移病去。是秋淮安府山陽縣知縣王仲漢冒賑事發。王毅大辟。所屬吏及委員皆誣誤。惟君先幾得免。君少與同郡李君兆洛、張君琦、溧縣包君世臣、以經世學相切劘。兼習兵家言。習擊刺騎射。至是益交江淮豪士。互較所長。盡通其術。并詳訓練營陣之制。時海賊蔡牽出沒江浙。寶山知縣田口延君往商海防。因客寶山數載。癸酉春。田君丁母憂。而河南山東教匪叛。田君鉅野人。以母喪在家未葬。鄰曹縣賊境。身牽官累。弗克歸。日夜憂泣。君慨然請代行。約四川武舉任子田同往。七晝夜馳二千里。至鉅野。知田君家無恙。乃往來曹濟間。行視郡邑戰守。

之術。途遇曹州賊數百人突至。君與任子田下車。各持一鎗。仆其前二人。創其黨數十人。衆悉遁去。山東鹽運使劉清剿賊。有名。與君語甚契。欲留君幕下。君以事平謝歸。作山東新樂府十章。以代詩史。回至吳門。則田君尙虧官帑四千餘兩。檄追甚急。君乃請以已廩十餘間及田五十畝稟官代抵。事始釋。嘗過京口。丹徒令屠君倬患居民訟洲田。莫得其實。久不決。君曰。明日可具鞍馬夫役爲君行覲之。晨起至洲。先丈量一處。計其步數。乃令役前行。凡若干步卽止。馬至止所。又令一役前行。自晨至日哺。縱橫環遠皆如之。凡八十餘里。環至署。令東取所記用開方法各乘除之。謂屠君曰。此特以測遠法用之方田耳。諸幕友如言覆核之。盡得其實。遂申報定案。其學有實用如是。自山左歸寓揚州。兩江總督大學士孫公聞其名。過揚州。邀見舟中。縱談兵事。曰。君將才也。承平無所試。可姑試諸兩淮私梟乎。君笑曰。諾。孫公令淮北各營伍及州縣聽君號令。時淮北梟徒千百爲羣。器械精銳。君則招諸豪士數十輩。兼募巡卒。教以擊刺。月餘。皆可用。偵探其大隊於安東。屢敗禽之。淮北斂迹。然君遂謝事。曰。賊務不

治其本而徒緝私。私不可勝緝也。淮南諸商爭延重君。遂措貲數萬。全托君辦。嵯。淮。北。君。則。以。其。貲。購。妖。姪。養。豪。客。劍。士。過。酒。樓。酣。歌。恒。舞。裙。屐。雜。沓。閭。填。小。樂。府。倚。聲。度。曲。悲。歌。慷慨。醉。持。丈。八。矛。揮。霍。如。飛。滿。堂。風。雨。醒。則。磨。墨。數。斗。狂。草。淋漓。或。放。筆。爲。數。丈。山。水。雲。垂。海。立。見。者。毛。髮。豎。人。皆。莫。測。君。何。許。人。嘗。言。願。得。十。萬。金。當。置。義。倉。義。學。贈。諸。族。姻。並。置。書。數。萬。卷。招。東。南。士。友。之。不。得。志。者。分。治。經。史。各。盡。所。長。不。令。旅。食。干。謁。廢。學。所。志。皆。恢。闡。難。就。一。日。翻。然。悔。曰。吾。數。年。一。念。所。誤。乃。至。此。盡。散。其。貲。謝。其。黨。因。自。號。止。安。作。五。言。詩。自。訟。訟。其。兵。農。雜。進。負。初。心。遂。去。揚。州。寓。金。陵。之。春。水。園。時。道。光。八。年。也。年。四。十。七。盡。屏。豪。蕩。技。藝。復。理。故。業。先。成。說。文。字。系。四。卷。韻。原。四。卷。輯。平。日。古。今。體。詩。二。卷。詞。二。卷。雜。文。二。卷。最。後。乃。成。晉。略。十。冊。則。以。寓。平。生。經。世。之。學。借。史。事。發。揮。之。遐。譏。渺。慮。非。徒。考。訂。筆。力。過。人。深。坐。斗。室。前。此。豪。士。過。門。概。謝。不。見。前。後。如。兩。人。然。食。貧。日。甚。遂。復。就。淮。安。府。學。教。授。適。漕。運。總。督。周。公。天。爵。駐。節。淮。安。亦。好。講。武。相。得。懽。甚。及。擢。兩。湖。總。督。強。同。往。許。爲。盡。刊。所。著。書。遂。以。七。月。三。日。卒。武。昌。

年五十有九。周制府使人歸其喪。葬於荆溪。君無子。嗣其兄弟子二人。皆不能讀書。晚年妾蘇氏有遺腹子云。

魏源曰。予晚晤君金陵淮安。冲夷如也。無復少壯時態。然以君所稟受。苟見諸用。庶幾周孝侯盧忠烈之風。即使中年專力學問。不耗於詭奇。所就亦不當止是。君沒次年。海氛訖熾。朝廷詔求奇才之士。欲如君者。海內不可復得。天之生材不易。生之而得盡其用。又十不一二。亦獨何哉。

古微堂外集卷四終